



# 西藏通訊

總第98期

西藏通訊二零一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號

བོད་གནས་གསར་འཛིན། TIBET BULLETIN 2013



藏人行政中央慶祝達賴喇嘛尊者榮獲諾貝爾和平獎24周年

བོད་ཀྱི་ལོ་ ༡༩༩༠ རབ་བྱུང་ལོ་ཟླ་མཁོ་ན་ཟླ་བ། ན་རམ་ས་ལ།

# <<西藏通訊>>雙月刊

二零一三年十一、十二月號(總第98期)目錄

說明:所有署名及轉載文章,不一定代表本刊的立場

- |   |  |
|---|--|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1. 主編的話</li><li>2. 噶廈在達賴喇嘛尊者榮獲諾貝爾和平獎24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li><li>3. 澳洲舉行尊者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二十四周年儀式紀念及世界人權日</li><li>3. 果洛久美江措仍處於失蹤狀態</li><li>4. 西藏人民議會在達賴喇嘛尊者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二十四周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li><li>5. 評陳全國談西藏問題的文章 --- 布瓊次</li><li>6. 既得利益阻止西藏的和解 --- 土登桑培</li><li>7. 比如縣9名藏人指控涉政遭判</li><li>7. 達賴喇嘛尊者在日本展開和平之旅</li><li>7. BBC聚焦藏地自焚事件</li><li>8. 西藏國歌在中國引起的風波 --- 唯色</li><br/><li>8. 西藏人民議會代表團訪問歐洲多國</li><li>9. 中國官員不考慮西藏自治,批評達賴喇嘛“集團”的“分裂性” --- Beat U. Wieser</li><li>10. 法國議員提西藏議案籲重啟藏中對話</li><li>10. 中共過渡開發導致西藏聖城受霧霾侵襲</li><li>11. 黑客圖伯特(西藏)</li><li>12. 西藏阿壩又一藏人自焚犧牲</li><li>13. 三中全會後中共對藏政策將會更趨向強硬 --- 桑傑嘉</li></ol>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li>15. 西藏人傳送強大信息:捍衛藏人精神不死 --- Yshi Choesang</li><br/><li>16. 簡訊</li><li>18. 北京導遊帶藏人團隊的遭遇:震撼是巨大的</li><li>19. 達賴喇嘛將出席美國民權運動20週年紀念活動</li><li>20. 藏人銷毀佩刀等利器的原因探究 --- 唯色</li><li>20. 一個“探測狗”在拉薩 --- 王力雄</li><li>21. 西藏和中國的國家少數民族政策研究 --- Michael C. Davis</li><li>22. 介紹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流亡社區 --- 桑傑嘉</li><li>24. 文成公主的神話 --- 王力雄</li><li>25. 簡訊</li><li>26. 中共強迫藏人插五星紅旗是佔領軍心態 --- 陳維健</li><li>28. 連載:《翻身亂世:流亡藏人訪談錄》之:康區理塘 熱珠阿旺 3-1 --- 唐丹鴻 桑傑嘉</li><li>29. 達賴喇嘛尊者在日本國會發表演說</li><li>29. 達賴喇嘛抵達印南西藏色拉寺受上萬民眾迎接</li></ol> |
|---|--|

<<西藏通訊>>存放在中文網站西藏之頁: [www.xizang-zhiye.org](http://www.xizang-zhiye.org)

發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

編輯: 外交與新聞部中文組

地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Gangchen Kyishong, Dharamsala-176215 H.P., INDIA

電話: +91-1892-222510/222457

傳真: +91-1892-224957

E-mail: [chinadesk@tibet.net](mailto:chinadesk@tibet.net)

## 主編的話

诺贝尔和平奖是瑞典发明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于1895年创立的诺贝尔奖之一，专门奖励促进民族国家团结友好，为世界和平做出最大贡献的杰出之人。牛津当代世界史辞典将其称为“颁发给保卫和平的声望最高的奖项”。

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意味着西藏人民几十年来反对殖民统治的正义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将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个人、组织，以及国家的关注和支持。这对境内外西藏人民来说，是一个永远都会铭记的苦难中的快乐时刻，对几千年的西藏文明史来说，也是一个最意味深长的时刻。

达赖喇嘛尊者一直把非暴力视为个人坚定的道德理念，面对滥用权力，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西藏民族痛苦之上的中国共产政权，尊者一直循循引导西藏人民以非暴力争取自由。事实证明，这也是最佳的战略武器。

达赖喇嘛尊者还始终如一地支持中国民主力量。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尊者首先批评中国政府的武力镇压，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呼吁中国当局有勇气接受真正的平等原则，容纳不同的声音。与此同时，尊者还公开接见中国民运人士，多方鼓励、帮助。事实上，达赖喇嘛尊者对弱者总是格外同情、理解，尽其所能地给予。正像尊者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说辞中所说的：“作为佛教徒，我关心全人类的幸福，尤其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民。”“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应承担一份共同的责任。”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道德领袖，被中国当局扣上各种大帽子，半个世纪以来，从未间断地批判和亵渎。其实，这一切，仅仅清楚地暴露了中共政权的本质。有目共睹，对等达赖喇嘛尊者的态度，不仅检验着一个人的精神品质，更检验着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



# 噶廈在達賴喇嘛尊者榮獲諾貝爾和平獎24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今天，在達賴喇嘛尊者獲諾貝爾和平獎24週年之際，噶廈全體，向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致敬，並向世界各地藏人、西藏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以問候。

達賴喇嘛尊者不僅以非暴力理念爭取西藏的自由事業，也是當今世界推廣非暴力理念的偉大導師。1989年，達賴喇嘛尊者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加大了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關注和支持，西藏問題成了非暴力和正義的同義詞。

今天，也是國際人權日，是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65週年。為了人類平等地享受這天賦權益，世界各地都在紀念這個日子。然而，縱觀中國的人權狀況，特別是對西藏的高壓政策，不能不使這個日子蒙上陰霾。

中國政府公開地踐踏《世界人權宣言》，繼續佔領西藏，實施政治壓迫、民族歧視、經濟剝削、環境破壞、文化滅絕，以及鼓勵大批漢人移民西藏高原的殖民政策，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益趨被邊緣化，成為顯而易見的少數族群。

在這種嚴峻局勢下，藏人無處表達自己的悲苦處境，最終以自焚抗議當局。一周前，30歲的貢確才丹，就因自焚而犧牲。儘管我們一直呼籲，不要付諸包括自焚在內的慘烈行動。然而，自2009年至今，僅在西藏境內已有123名藏人自焚抗議！

最近，西藏比如縣藏人，因拒絕懸掛中國國旗，而遭中國軍警的開槍鎮壓，致使多人受傷和被抓，同時大批藏人被任意判刑，目前，對當地的嚴厲管控，仍在繼續。

儘管很多中國學者公開表示，達賴喇嘛尊者是解決西藏問題的鑰匙，但中國政府卻把尊者當成敵人。所謂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甚至在官方媒體上表態：努力實現在西藏聽不到、看不到達賴喇嘛尊者的聲音和形象。

近日美國外交部、國際大赦組織和人權觀察等官方和非官方發布的人權報告顯示，西藏境內的人權狀況正在嚴重惡化。另外，設立在美國的專門研究國際自由狀況的“自由之家”也在報告中透露，西藏是世界上自由狀況“最惡劣”的地區。

數月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人權審議會議上，有12個國家，要求中國提高包括西藏民族在內的其他少數民族的人權狀況。尤其新西蘭政府，鼓勵達賴喇嘛尊者的特使和中國新任領導人之間展開和談以解決西藏問題。

藏人行政中央堅信，透過“中間道路”政策，以和談解決西藏問題是最佳途徑。“中間道路”宗旨是：所有藏人將在一個行政區域內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這完全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

同樣，我們從來沒有用過“大西藏”一詞，西藏三區不僅自古就是同一高原地區，而且，語言、宗教、風俗習慣和地理環境也都是完全一致的。把西藏分割為多個省市，無疑違背了中國憲法和法律。比如中國憲法第四條就規定了“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依照憲法，99%的新疆維吾爾人民規劃到了一個行政區，95%廣西壯族也在一個行政區內。但不到50%的藏人在所謂的西藏自治區內，其餘的藏人都被分割到毗陵各省的自治州縣中。

西藏三區總面積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四分之一，是根據西藏的地理狀況等諸多因素自古而成的，不是我們的新規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把全西藏劃在一個自治區域內，不是不可行的。比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地區達中國的五分之一，內蒙古自治區達八分之一，因此，我們爭取的名副其實自治，是符合憲法所規定的當家作主的行政宗旨，而絕不是地理。

如果把宗教、語言、風俗、經濟、地理環境等一體的藏人區域，轉為一個行政區域進行管理，也方便了管理。如同中國當權人士所指責，把所有在藏的漢人驅逐藏地不是我們的意願，這在“有關實現名副其實的自治建議”中明確闡述。保護和提倡西藏獨特的語言文化，藏人應當佔多數。

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政治領袖、國會議員、國際著名人士和作家等，都認同和支持“中間道路”政策，尤其是漢人學者、作家，以及逐年增加的佛教信徒的支持。自2011年至今已有十幾個國家通過了有關西藏的決議案，並提出以“中間道路”政策為基礎，由達賴喇嘛尊者的特使和中國新任領導人之間展開和談。同時，全球十八個國家的外長、相關的外交官員和發言人，以及各國議員等紛紛敦促中國政府盡快解決西藏問題。

藉此機會，向關注西藏人民正義事業的各國政府和國會，特別向印度政府和人民，以及各聲援西藏的團體和個人表示衷心的感謝。

達賴喇嘛尊者在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演講辭中，有這樣一句話：“我的獲獎重申了我一貫的立場：如果用真理，勇氣和決心作武器，那麼，西藏問題終將得到解

決。” 2013年9月22日，達賴喇嘛尊者再次表示，在他在世之時，西藏問題將通過“中間道路”政策得以解決。

因此，全體西藏人民要更加團結一致，努力實現達賴喇嘛尊者的願望。因為西藏自由運動，是正義的運動，不只關係到藏人，而是全人類的福祉，最終將得到解決。西藏民族的勇氣和尊嚴永存。

在此，我們對生活在嚴峻局勢下，西藏境內的兄弟姐妹們表達深切的問候，並堅信，雖然我們天隔一方，但只要我們爭取自由的決心不變，終會團聚！

2013年12月10日

藏人行政中央噶廈

## 澳洲舉行尊者達賴喇嘛 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二十 四周年儀式紀念及世界 人權日

藏人行政中央駐澳紐代表處和堪培拉藏人社區聯合籌備主辦下，十二月十日在堪培拉國會內的一會議廳裡舉行了尊者達賴喇嘛榮獲諾貝爾和平獎24週年及世界人權日紀念活動，活動受到了澳大利亞各黨派議員組成的援藏團體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的極力協助。

澳洲國會各黨派十五位議員，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秘書長阿底峽，達然薩拉甘丹頗章秘書長其美任增，藏人行政中央前任衛生部長覺白·班絕才仁，華人朋友秦晉等，堪培拉藏人和支持西藏的西人等約80多人出席了活動。

駐澳紐辦事處代表處達波代表在紀念活動上發言時表示：今天是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的65週年，然而在世界各地依然存在著嚴重的踐踏人權的現象，特別是中共對藏政策導致藏人無法享有人權。由於中國政府在西藏實施的高壓政策導致從2009年至今已經有123位藏人自焚抗議。藉此機會呼籲國際社會和澳洲政府及國會關注西藏問題，敦促中國政府立刻停止對藏人的打壓，促進藏中和談。他還特別感謝澳洲國會援藏團體多年以來支持西藏問題，在國會中不斷為藏人發出正義之聲，並且呼籲他們繼續關注和支持！他還表示：尊者達賴喇嘛引導藏人走向非暴力和平之路，為解決藏中問題提出互利的中間道路，至今尊者獲得過一百多項各種國際嘉獎，在世界享有慈悲和平非暴力的聲譽，這是我們所有藏人的洪福。

中國民運人士秦晉強調：由於中國是世界人權狀況惡劣國家之一，西方都很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但是中國的人權問題並非因為西方的關注而有所改善。可以說中國的人權問題基本上還是停留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時

候的水平上，其根本原因是因為整個世界縱容了中共，沒有真心實意地推動和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我注意到最近美國副總統拜登訪問中國時候鼓勵中國年輕人勇於挑戰權威，我也注意一個很悲傷的事件，又一名年輕藏人不堪高壓而自焚。如果國人明白美國副總統的講話含義並且勇於作為，藏人自焚的悲劇就可以避免了。

活動主要嘉賓澳洲國會援藏團體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會長，澳洲自由黨Warren Entsch，副會長澳洲工黨Michael Danby，澳洲綠黨Sarah Hanson-Young分別在儀式上致辭時強調：澳大利亞各黨派議員組成的援藏團體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正在不斷地加入新的會員，會員們讚賞尊者達賴喇嘛提倡的中間道路，至今以來在國會中提出過多次西藏議題，今後將會繼續關注西藏問題，敦促澳洲政府推動中國政府同藏人展開實質性的和談。

在當天的活動上堪培拉藏人為來賓們奉獻了西藏歌曲，來自悉尼的中國年輕學子楊宇特別為來賓們用小提琴獨奏了讚頌尊者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曲子，他的演奏引得在場民眾的陣陣掌聲。

活動接近尾聲時藏人行政中央駐澳紐代表處特別為澳洲國會援藏團體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的議員們及其它的嘉賓們獻上了潔白的哈達，表示衷心的感謝，澳洲國會援藏團體目前有37位會員。

來源：藏人行政中央駐澳紐代表處達珍提供

## 果洛久美江措仍處於失 踪狀態

安多拉卜讓（今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拉卜楞寺）僧人久美江措（身份證名久美），曾為拉卜楞寺寺管會副主任，現年47歲。因2006年去印度參加尊者達賴喇嘛主持的法會，至2011年，五年間遭四次被捕。第二次被捕與2008年全藏抗暴有關，他被刑訊逼供，獲釋後秘密錄製20分鐘的視頻，對抗暴被中共血腥鎮壓提供了完整的證言，由美國之音藏語電視節目播出，反響很大。第四次被捕發生於2011年8月20日，他在拉卜楞寺的僧舍被搜查，他的電腦、手稿以及他保存的達賴喇嘛法像和光碟都被沒收。

2012年2月初，久美的哥哥索南才讓收到甘南州公安局發的“逮捕通知書”，才知久美被定罪“涉嫌煽動分裂國家”。上面簽署的日期是2012年元月2日，且“於2012年元月1日15時由我局執行逮捕”，然而通知書最下面寫著“如未在逮捕後24小時內通知被逮捕人家屬或單位，請註明原因”，足足遲了一個月，久美家人才得到此通知，卻並未告知原因。

久美的哥哥為他請的兩位北京律師被當局拒絕。據悉他已被秘密判刑，但是刑期及關押何處一概不知。

來源：唯色博客



# 西藏人民議會在達賴喇嘛尊者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二十四周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

今天是西藏境內外全體藏人偉大的祐主、引導者、世界和平領袖達賴喇嘛尊者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二十四周年的特殊日子。尊者向眾生遍灑諸事如意開示三密的偉大事業之際，我代表西藏人民議會表示親切的問候和祝賀！

198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達賴喇嘛尊者榮獲著名的諾貝爾和平獎，這對全體西藏人民，特別對於熱愛民主、自由、和平的世界人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喜慶而特殊的日子。尊者為無比純淨的佛祖正理見行中誕生的西藏佛法之域優良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在濁世世界中將西藏創建為和平中心的偉大思想引導西藏人民走向非暴力的和平之路；為解決藏中問題提出的互利雙贏之[中間道路]；在所有終生希望實現離苦得樂的根本基礎上為提高優良精神能力，以此為根基保護環境、宗教和諧、消除戰爭和衝突等為世界和平所不懈努力的偉大的宇宙責任獲得了有識之士們的肯定和讚揚而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世界和平領袖達賴喇嘛尊者為眾生福祉繼續奔波的偉大行為表示感恩！

今天也是國際人權日，10月22日瑞士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17次評估審議中國人權狀況時，聯合國部分會員國代表向中國政府呼籲要求實質性改善西藏人權狀況，特別是加拿大、捷克、法國、德國、新西蘭、瑞士、美國、英國、冰島、日本、波蘭、澳大利亞等國家的代表強烈關注和擔憂西藏境內惡化的人權狀況。同時也強烈提出了中國政府在西藏踐踏藏人宗教自由、文化、言論自由等，並要求中國政府實施改善西藏人為主的少數民族權利之實質性政策。

中國政府在人權方面至今沒有任何改善，而且在中國國內，特別在以西藏為主的各少數民族地區實施嚴重踐踏人權的殘酷政策是眾所周知的。但是，最近中國為了再次成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承諾將按國際人權標準遵守有關國際上的保護人權法律文件，以及保護少數民族權利等而被納入人權理事會。因此，強烈呼籲中國政府必須要實現其承諾，而國際社會也必須要嚴格審查。

中國政府總是說“和諧”、“穩定”。但是，所謂西藏自治區的書記陳全國《以敢於亮劍的精神確保西藏意識形態領域安全》的文章在11月1日刊登在中共官方刊物和各媒體上。該文章稱：“深入揭批十四世達賴集團所謂“中間道路”、“大藏區”、“高度自治”的反動圖謀，教育引導各族幹部群眾將藏傳佛教與十四世達賴區分開來、將十四世達賴與達賴的稱號區分開來，自覺與十四世達賴集團劃清界限，在反分裂鬥爭這個重大政治

原則問題上旗幟鮮明、立場堅定，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努力實現黨中央的聲音形像在全區120多萬平方公里的遼闊疆域上聽得到、看得到，敵對勢力和十四世達賴集團的聲音形象聽不到、看不到”。

但是，上述文章和講話中沒有任何歷史和事實根據，企圖把誤導廣大西藏人民，加深藏漢民族之間的矛盾和怨恨。如此違背事實的言論沒有人相信和支持，因此沒有必要逐句揭批。一個無神論、不相信前生來世的政府沒有權利對達賴喇嘛尊者和西藏佛教以及他的轉世等問題說三道四。達賴喇嘛尊者的事業以及他和西藏人民之間關係是世人皆知，中共書記陳全國的胡說八道絕對是徒勞。

中共非法佔領西藏後，謊稱把百萬西藏“農奴”從三大領主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但事實上他們把整個西藏變成了殖民地，並實施了政治上的壓迫、在民族和經濟上進行歧視，對文化和環境進行毀滅性破壞。因此激發了2008年3月10日開始的西藏三區數萬計藏人民眾的和平抗議。特別是從2009年起在西藏境內有123名藏人以點燃自己寶貴身軀的方式抗議中共對西藏的殘暴統治。為了自由，以無畏的勇氣和忠誠發起了最高境界的非暴力抗爭，中共當局非但沒有履行真正切合西藏實際情況和實事求是的政策，反而一再實施經濟誘惑和殘忍的武力鎮壓，這違背了中國共產原則，也不適合當今時代和社會潮流。而且，完全違背人類普世價值，也沒有體現絲毫中國古代漢民族的文明傳統，這無疑是中國十三億人民的恥辱，也是世界人民的損失。

由於境內廣大西藏人民為西藏民族的尊嚴以無畏的勇氣反抗中國政府，為了實現他們的意願和福祉，以及緩解當前的緊張局勢。從去年開始，為改善境內西藏人民的困境及嚴峻局勢以及儘早解決西藏問題，西藏人民議會向印度為首的世界各國政府、國會、國際著名人士及世界人民遊說支持西藏。11月3日至25日，西藏人民議會會長為首議會代表團專程訪問了比利時、法國、芬蘭、德國、意大利等國介紹西藏現況。第十五屆西藏人民議會計劃在任期內將繼續展開各項遊說活動。

藉此機會，向關注西藏人民正義事業的印度政府和人民、各國政府、國會以及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也呼籲繼續關注和支持西藏問題。

最後，衷心祝愿達賴喇嘛尊者永久駐世！祈願盡快西藏問題獲得解決！西藏境內藏人儘早獲得團聚！

2013年12月10日 西藏人民議會

# 評陳全國談西藏問題的文章

作為我工作的一部分，我需要閱讀中國領導人的發言並從中了解西藏局勢。自習近平履新中共總書記以後，這一工作尤其重要，因為人們期待他會給西藏局勢帶來積極的變化。

正因如此，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近期發表的一篇文章就頗值得注意。這篇文章《以敢於亮劍的精神確保西藏意識形態領域安全》發表於中共黨刊《求是》2013年第21期，已經由網友“高峰淨土”網站譯成英文。陳全國此文的主題是中國領導層應如何通過媒體加強對西藏人民的思想控制。讀過此文的人就會感覺到中方對西藏人民的態度更加強硬。但我覺得除此以外該文還有另外三點值得注意。詳述如下。

首先，該文實際上承認了時至今日中國的西藏政策是失效的。比如文章說有“敵對勢力和十四世達賴集團勾聯聚合、沆瀣一氣，把西藏作為分裂滲透的重點區、破壞搗亂的主戰場，千方百計與我們爭奪陣地、爭奪人心、爭奪群眾，使西藏始終處在意識形態鬥爭的‘風口浪尖’。”

文章進一步說到要“深入開展新舊西藏對比教育活動，教育引導全區各族群眾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換句話說，儘管已經“解放”西藏超過60年了，中國當局並未成功籠絡西藏人心，相反藏人仍然對達賴喇嘛表示忠誠和崇敬。

此外，如果60年過去了，中國當局還需要把獨立時的西藏（即所謂“舊西藏”）同當前社會主義“新西藏”對比從而醜化“舊西藏”的話，那他們一定是有什麼工作沒做到。無論好壞，對於那些上了年紀的曾經在1959年前生活過的藏人來說，無論多少“教育活動”都不會改變他們已有的直觀感受的。

其次，我們可以推斷中國當局正在喪失對乾部及中共官僚階層的控制，這批人並未緊跟官方的路線。雖然文章並沒有挑明，但可以推斷出這批官員應以藏人為主。

比如，文章說到要“強化各級黨委‘一把手’的政治責任，靠前指揮、直面挑戰、及時指導，帶頭收聽收看中央媒體和本地1報2台（黨報、電台、電視台），帶頭把住本地媒體輿論導向”。

文章還說要“著力培養一批政治上可靠，業務上過硬的優秀宣傳幹部”。文章裡對現有知識分子缺乏信任的說法也與此有關。據我推斷，目標仍然主要是針對藏族知識分子。文章說到要“建設一支聽黨話、感黨恩、跟黨走的高素質知識分子隊伍。”

看的出來，要么是陳全國不尊重知識分子的能力，要么是西藏人民的境遇惡化到連知識分子都不再對中共感恩的情況了。否則，如果中共真的為西藏人民做了好事的話，那知識分子應該首先表達感激了，因為按照定義知識分子顯然是對局勢更加了解的人。

這也就引出了我的第三點看法，那就是該文明確表明中國當局根本沒有做實事去維護西藏人民的利益。從邏輯上講，如果有人要說服某個群體相信他是在為他們做好事的話，那他首先應該去做好事，然後才能告訴別人“看我正在做好事”。

所以，當陳全國說要“堅定宣傳社會主義新西藏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堅定宣傳西藏各族人民安定祥和、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時，那一定是有什麼事情不對勁。如果真的有“翻天覆地大變化”的話，那西藏人民一定就已經體會到而不需別人再來宣傳這種變化了，這難道不是常識嗎？

最重要的是，陳全國這篇文章表明中國治藏領導層缺少對西藏人民和社會的根本了解。拋開“中間道路”和“高度自治”這樣的政治話題不談，任何對西藏歷史、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有所了解 and 尊重的中國人都不會說出陳全國這樣的話“教育引導各族幹部群眾將藏傳佛教與十四世達賴區分開來、將十四世達賴與達賴的稱號區分開來，自覺與十四世達賴集團劃清界限”。

西藏人民與達賴喇嘛的聯繫遠遠早於同中國共產黨或者國民黨的聯繫。而且，如果像陳全國所說那樣把藏傳佛教同達賴喇嘛區分開的話，那藏傳佛教的根基就會被破壞。

話到這裡，我忍不住要反駁自己。其實中國當局很清楚並且害怕達賴喇嘛與西藏人民的這種特殊聯繫。陳全國的文章只是中國破壞這種聯繫的眾多嘗試之一，禁止藏人擁有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照片也是這種嘗試，而且這也與陳全國下面刺耳的聲明“讓敵對勢力和十四世達賴集團的聲音形象聽不到、看不到”相一致。

那麼藏人應該對陳全國此次攻擊做何反應呢？我想重複我在2008年一篇文章裡已經談到的兩點。

首先，我認為西藏境內外的藏人都應該繼續維護自己的藏族認同，這不僅是指政治認同，而應該視作更廣泛範圍的藏人奮鬥的一部分。

其次，西藏境內外的藏人應該維護他們的共同心願。我相信這種共同的心願正是藏人奮鬥的堅實基礎。多、衛、康構成了傳統藏區的整體，而這三區的藏人曾無數次的彰顯了他們共同的心願。

所以，如果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真的試圖改善對藏政策，我認為這種改善應該包括讓那些被派駐西藏實行統治的官員改變腦筋（思想）。我可以肯定的說，幾乎所有藏人都不會相信陳全國這篇文章。即便中國領導人不在乎藏人的看法，這篇文章對維護中國自身利益也是適得其反。

作者：旅居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布瓊次仁

中文譯者：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生陳闖創

2013年11月15日



# 既得利益阻止西藏的和解

文 / 土登桑培

中共負責反國家分裂的官僚機器正在快速運轉，此次反分裂運動的目標卻是中共智囊團的內部人員，因為這些人大膽地建議中共與達賴喇嘛在未來選擇他的轉世靈童問題上達成和解與妥協。

這並不是官僚之間爭搶地盤的爭鬥，而是火力兇猛的正面戰鬥。無論是在境內外，中共反分裂機構都在這場幾乎是一邊倒的叫喊比賽中高聲嚷嚷“不妥協”。

10月22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名為《西藏的發展與進步》白皮書，其內容與以前的諸多白皮書幾乎相同，還是說處於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之下的舊西藏苦難深重，新西藏則“獲得了自由、平等和尊嚴，充分享受著現代文明成果”。

但西藏還是有些小問題，新版白皮書指責“長期流亡海外的十四世達賴集團，一直從事分裂祖國和破壞西藏發展穩定的活動……這些年，又鼓吹‘大藏區’、‘高度自治’，這些主張完全違背中國國情，違反中國憲法和法律。”

中共西藏自治區委書記陳全國在中共黨刊《求是》2013年第21期發表長篇文章，要求採取更加嚴格的措施控制西藏通過互聯網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儘管幾乎無力抗拒達賴喇嘛在西藏的巨大影響，陳全國卻為自己在反達賴喇嘛鬥爭上設立了過高的目標。他說要“教育引導各族幹部群眾將藏傳佛教與十四世達賴區分開來、將十四世達賴與達賴的稱號區分開來，自覺與十四世達賴集團劃清界限”。

對中共來說，即便是將藏傳佛教與十四世達賴區分開就已經很難實現，他們現在竟然進一步提出“將十四世達賴與達賴的稱號區分開”，可見中國那些反達賴喇嘛的官僚集團是多麼絕望。因為這種努力就等同於試圖把教皇和天主教區分開。也可以說這類似於把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區分開，或者說此毛非彼毛。就此最新目標而言，祝福中國共產黨的人們也只能做到祝中共好運而言。但對全世界關心此問題的佛教徒——在中國也有很多——來說，中共西藏自治區委書記的這一目標卻展現了他內心深處的陰暗動機：中共與西藏精神領袖的鬥爭是生死存亡之爭。

陳全國此類謾罵文章主要針對中國國內的讀者，朱維群則負責向國外解釋中國強硬的治藏政策，從2002年到2010年朱一直是中共與達賴喇嘛特使進行對話的主要官員。

10月，朱維群作為中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訪問歐洲，並接受了一系列媒體採訪。最近中國國內媒體發表了這些採訪，其間朱維群講到，“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特使會談的唯一目標就是爭取他停止分裂活動……而不是同他討論西藏問題”，而且“一個基本的事實是

西藏的命運和前途掌握在全體中國人民手中”。如果中共確信自己掌握了解決西藏問題的良方妙藥，為何還要製造這麼多噪音而不是默默地去解決問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席捲青藏高原持續不斷的藏人自焚事件。育有兩個小孩的貢覺次丹12月3日在四川阿壩自焚，這是（本文發表前的）最新自焚案例，阿壩也是自焚事件發生最多的地方。自2009年2月至今已有123人在青藏高原領域自焚，所有自焚者生前都呼籲達賴喇嘛返回故土並要求西藏實現自由。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共當局需要對外解釋既然他們的治藏政策如此英明正確，為何自焚慘劇不斷發生？和以前一樣，中共在自己犯下諸多錯誤後卻把矛頭指向達賴喇嘛集團。這種簡單的為自己錯誤政策推卸責任的做法卻贏得了部分中國網民的信任。正因為中共不斷宣傳是達賴喇嘛迫使這些年輕藏人自焚，有人在微博上質疑為何達賴喇嘛不去製止自焚。

在民族主義煙幕下中共輕鬆地掩飾了對藏政策的失敗，強勢的官僚機構也在民族主義情緒全力支持下鎮壓僅僅是要求獲得尊重的藏人，而且繼續將藏人微弱的聲音淹沒在官方說辭的喧囂之中。

## 內部異議

讓中共為難的是如何對待體制內要求改變治藏政策的聲音。在中共體制內竟有人呼籲改善對達賴喇嘛的態度，這讓那些負責制定治藏政策的官員感到不安。這類建議雖然只是零星散見的，但有可能變成強烈的呼聲並形成一種潮流。有報導說此類情緒在中共知識階層已獲得廣泛支持。

比如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靳薇近期就嚴厲批評了中共的強硬對藏政策。靳薇在今年6月和10月兩次對香港《亞洲周刊》說中共把達賴喇嘛視為敵人只能導致自身疏遠將達賴喇嘛信奉為“活神仙”的六百萬藏族民眾。她說“達賴喇嘛是涉藏問題的關鍵人物。”

靳薇之所以建議中共與達賴喇嘛恢復聯繫，是希望中共在達賴喇嘛支持下確定他的繼任者，從而穩定藏區局勢並避免“雙達賴喇嘛”的尷尬。

如果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要尋找其他途徑從而最有效的解決西藏問題，那麼靳薇的意見看起來很有吸引力，很誘人。但即便是這種建議，仍然讓中共的反分裂主義官僚們焦慮不安。為什麼？

原因就是中共的反分裂官僚們已經形成了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在中共、政府、軍隊內至少有40萬人是從事分裂西藏活動的，他們的職業升遷則取決於對分裂分子鬥爭的戰果。中國前主席胡錦濤就是這樣一個明顯的例



子。1988年胡錦濤在中共西藏區委書記任上嚴厲鎮壓了西藏境內的抗議並且在拉薩實施戒嚴，這為1989年中共在北京實施戒嚴從而鎮壓震撼全城的學潮打下了先例。因此，胡錦濤被提拔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並於數年後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

所以任何北京與達賴喇嘛和解的努力都會使得那些從事反分裂鬥爭的人丟失飯碗。

現居北京的葛然朗巴·平措汪傑是藏區內中共的創始人。他參加了紅軍的長征，在1954年到1955年之間擔任毛澤東與達賴喇嘛會談的翻譯，成為中共高官。在2004年到2006年間，他多次致信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呼籲軟化對藏政策。後來這些信被帶出中國，並翻譯成英文版在印度發表。在一封信中，葛然朗巴·平措汪傑說：

這些人，吃的是反分裂的飯，升的是反分裂的官，發的是反分裂的財……達賴喇嘛在國外呆的越久，影響越大，反分裂派的榮華富貴也就天長地久……反之，達賴喇嘛與中央和好了，這些人便會惶恐不安，會緊張、會失業。

習近平主席正處在改變中國強硬治藏政策的最佳位置，他沒有參與過以前任何對藏人的嚴厲鎮壓。為製定能夠實現藏人和中共和解的穩定、有益治藏政策，習近平首先需要克服官僚體系內部的阻力和慣性。

註：土登桑培（Thubten Samphel）是西藏政策研究所的主任，該所由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行政中央設立。

中文譯者：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生陳闖創

## 比如縣9名藏人指控涉政遭判

從今年九月開始，西藏比如縣發生了一連串所謂的政治事件，導致很多無辜藏人先後遭到強行逮捕、判刑、拘押、罰款、毒打等等。近日得知比如縣9名藏人已慘遭判決。

11月30日，中共當局對西藏比如縣夏曲鎮藏人丹增讓卓、多丹和僧人貢卻曲培為等9名藏人被指控“與達賴集團勾結、開展分裂活動”等罪名非法判決。但由於當地所有通訊渠道被嚴加控制，無法得知被判刑藏人的詳細情況。其中獲悉三名人判決情況：貢卻曲培被判6年有期徒刑，經商人丹增讓卓和多丹分別被判處5年徒刑，剩下6人情況暫不清楚。

丹增讓卓32歲，妻子叫次仁白宗，有三個孩子。今年10月18日上午，多丹30歲，牧民，妻子叫達嘎，有三個孩子。僧人貢卻曲培28歲。

當前，整個西藏比如縣下屬各地被中共當局控制極度嚴密，很多藏人仍關押在比如縣等不同地區監獄蒙受中共折磨，而且將不少藏人亦同樣面臨著隨時會被強行指控受委屈的狀態。

來源：西藏之頁

## 達賴喇嘛尊者在日本展開和平之旅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於11月16日，在千葉科技大學（CIT）以“科技對人類生活如何帶來便利”為主題向600多名師生發表了演講，該大學校長及理事會主席等人出席了演講會。

尊者表示，過去的二十世紀是流血衝突的世紀。但是，如何創造二十一世紀完全取決於現在年輕人，因此，在座的每位學生為創建和平社會而多多努力。

尊者還強調，儘管科技對人類生活帶來了非常大的方便，同時，如手機、電視等電器也正在浪費很多時間。總之，科技對生活帶來便利，但是怎麼也不會創建內心的真正和平等。

次日（17日）達賴喇嘛尊者從千葉前往日本東京，同日本多名科學家以“宇宙、生命與教育”為主題進行了深入對話。

達賴喇嘛尊者表示，過去30多年中，我不停地在佛教與科學界之間展開了多次交流，尤其同宇宙學、神經學、物理和心理學領域的諸多專業學者進行了互動，雙方感受非淺。因此，很多科學家對心靈的內在價值開始有了好感。

當天下午，兩個不同組群的日本天文學家向尊者介紹了有關宇宙方面一些新的研究結果。達賴喇嘛尊者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觀點。

18日，達賴喇嘛尊者前往日本八雲學校，校長近藤昭俊朗和近千名學生迎請尊者到訪。尊者以“為創建和平世界、學生應該承擔哪些責任”為主題發表了演講。

該學校校長接受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特派記者採訪時表示，“非常榮幸，西藏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到訪我們學校，尊者不僅是宗教導師和西藏人民領袖，更是世界人民值得學習的精神領袖。因此，特別高興達賴喇嘛尊者能夠到訪我校，並向師生髮表精彩演講。

## BBC聚焦藏地自焚事件

近日，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成功進入西藏阿壩地區，對藏人自焚事件進行採訪報導，並向自焚者家屬進行了採訪。

英國廣播公司BBC中國記者顧求真進入西藏阿壩地區（現四川省阿壩州阿壩縣），實地對中國政府指責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唆使藏人自焚等問題進行採訪調查，一位自焚藏人的家屬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達賴喇嘛尊者絕對沒有給過錢，更沒有唆使自己的親人自焚。”

另一位藏人婦女也向BBC記者表示，“在她家鄉部分自焚藏人的家屬被中國政府拘捕後至今下落不明。”

來源：西藏之頁

# 西藏國歌在中國引起的風波

文/唯色

正如無數中國人從不知道西藏有國旗，直至2008年始於拉薩、遍及全藏的抗議中，穿袈裟和穿藏袍的藏人們舉著自己手繪的“雪山獅子旗”，以及北京奧運火炬全球傳遞中，支持西藏的各國人士高舉“雪山獅子旗”，這才使繪著兩頭威嚴無畏的綠鬃雄獅高舉象徵“佛、法、僧”三寶的如意之寶的旗幟漸為人所知。實際上，無數中國人同樣不知道西藏還有國歌，更不知道其旋律與歌詞是什麼樣的。

所以，近日發生在中國網絡上的事頗讓強悍的中共黨國羞惱。美國之音11月6日報導：“中國官方網站‘中國西藏之聲網’開通不久，上網的民眾意外發現網站首頁音樂電視片的配樂是被禁止的西藏國歌Gyallu，也就是現在的西藏流亡政府國歌。”

我在已經從“中國西藏之聲網”上被刪除、但被網友提前一步轉發到黨國無法刪除的YouTube網站上看到了這個視頻，叫做“暴走青春光影流動的西藏——李背包杜小胖環球視頻”，這種旅遊視頻拍得不怎麼樣，但視頻開頭安排的配曲正是流亡藏人孩童演唱的西藏國歌（注：YouTube上該視頻配曲已被破壞）。

實際上，大概兩個月前，西藏衛視播放了一個關於西藏當代藝術家的專題節目，最後的配樂也是這首由達蘭薩拉童聲合唱的西藏國歌，最後一句是“……願西藏佛法和眾生的正義之光，戰勝邪惡的黑暗”。當時我在拉薩，聽到時很是震驚。不過我曾聽說西藏衛視的一些欄目是包給北京等地的公司去做的，而這些公司的工作人員想必無人了解西藏國歌是什麼樣的。而西藏國歌的旋律，有介紹說基於西藏古老的聖樂作品，當然優美古雅動聽，吸引一無所知的外人是很自然的。

不過我沒有在網上披露西藏衛視播放西藏國歌的事，否則關注我的網絡活動的國保們可能會找這些無知者的麻煩。記得多年前西藏電視台播放有關尼泊爾的旅遊節目，其中有個鏡頭拍的是街頭的餐館，但餐館裡掛著一面西藏國旗，鏡頭在旗幟上停了片刻。由於當時是藏歷新年，西藏電視台的值班人員回家過節，疏忽了審查節目，被領導認為出了重大的政治事故，差點開除了值班人員。

顯然這首童聲合唱的西藏國歌不止一次出現在中國媒體上。11月22日，一位網友在推特上發推說：“因為waterbone的一首歌《a child's prayer》，據說是反共歌曲。今天朝陽分局到公司來找領導談話，說要停運整頓，並寫出整改報告和內部懲罰計劃。這幫土匪，跟黑社會來了一樣，不可一世，流氓氣質盡顯……”，推友還貼出了由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網絡安全保衛大隊給予“多米音樂”網法定代表人以“警告”的“當場處

罰決定書”。而這首更名為《a child's prayer》的西藏國歌，出現在“一聽音樂網”上，依然是就音樂而言，西藏國歌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以至於一而再地發生了中共眼中的重大的政治事故。

推特上有網友評價西藏國歌“優美而富有尊嚴，絕無某些國歌的殺氣騰騰，博日（藏民族）美麗的土地配得上這樣的溫煦國歌，博嘉樂（西藏必勝）”。當然我們都明白，這殺氣騰騰的某些國歌是哪國的。

據藏人作家嘉央諾佈在《獨立的西藏——一些事實》文中介紹：“老的圖伯特國歌《雪山拱衛之地》（Gangri Rawae），是由圖伯特（世俗）領袖頗羅鼐（Pholanas）作於1745年。在拉薩的官方慶典的結尾或戲劇演出的開始都會演唱這首歌。圖伯特政府流亡印度之後，採用了一首更加現代的國歌《四海和福》（Sishe Pende）。詞作者是達賴喇嘛的經師赤江仁波切（Trichang Rimpoche），他是公認的繼承圖伯特古典詩歌（nyengak）傳統的偉大詩人”。2013年11月24日

## 西藏人民議會代表團訪問歐洲多國

西藏人民議會議長邊巴次仁率領的西藏人民議會代表團訪問歐洲多國。

西藏人民議會代表團由議長邊巴次仁為團長，另外有4名西藏人民議員組成，代表團個計劃訪問歐洲比利時、法國、德國、荷蘭、英國等5個國家。

西藏人民議會代表團於本月3日從德里啟程前往歐洲，於12月4日抵達參訪第一站比利時，他們將會晤訪問國家的議會議員和政要人士，將介紹當前西藏境內的緊張局勢，同時呼籲繼續關注西藏問題。議員們還將接見當地流亡藏人並將發表演講回答提問等，也與部分藏人組織負責人舉行了座談會。

西藏人民議會代表團由西藏人民議長邊巴次仁，卓瑪次仁、阿朱次丹、青熱加措以及歐洲流亡藏人議員土登旺青等議員。

從周三（6日）在歐洲比利時會晤歐洲議會部分議員，外交人員、歐洲議會聲援西藏組織代表等，也接見比利時流亡藏人，並將舉行演講等活動。

從周四（7日至24日）開始前往法國、荷蘭、德國、英國等國家進行為期18天的訪問，訪問期間將會晤各國議會議員，議會外交小組、議會聲援西藏組織及所在國流亡藏人。12月25日結束行程，返回印度達蘭薩拉。

來源：西藏之頁



# 中國官員不考慮西藏自治，批評達賴喇嘛“集團”的“分裂性”

文 / Beat U. Wieser

作者 Beat U. Wieser在伯爾尼的貝耶烏爾宮酒店採訪了中國政協民族宗教委員會主任朱維群：“達賴喇嘛應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日期不詳。]

跟中國官員談話時，如果你不同意他們的觀點，那感覺往往就像在撞磚牆。但跟曾負責進行與達賴喇嘛代表對話的朱維群交談卻不同。他不會正面回應難對付的問題或評論，而是面帶微笑地冷靜迴避，然後不斷以自己的觀點為中心旋轉，彷彿沒人對此有任何異議。每個反對意見都從這位獨舞者身上彈開，他只聽得到那些為他的舞步增添勁頭的事。

## 信仰自由與信仰禁令

與朱維群及其隨從的對話在伯爾尼的貝耶烏爾宮酒店裡進行，他的隨從裡包括一位來自甘肅的活佛。這位66歲的官員在與達賴喇嘛的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堅讚的數輪對話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而這些對話在三年前陷入停頓。當時他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現在他是全國政協（即人大的上院）民族宗教委員會主任。換言之，他是在宗教和民族事務上向政府建言的人。

但是，他似乎對宗教沒有深刻的了解。他把自己描述為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者，並且認為他的無神論立場有助於開展自己的工作。因為他不信仰宗教，所以別人不會懷疑他優待某一種宗教，他狡黠地說。然而很顯然，他寧願削減所有的宗教，儘管他強調中國有高度的宗教信仰自由。總的來說，他呼籲中國的一億信眾更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一億是官方數字，實際數字可能大得多。針對黨員，他認為禁止信教是恰當的。入黨和入教不相容，朱開門見山地說，同時輕鬆地再次稱讚了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

要理解這種自相矛盾不容易。但朱不給人以選擇。他談到中國的不同民族，指出所有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而接踵而至的又是主張民族團結，他認為這是必須去保持和促進的。朱說，我們不該人為擴大民族之間的差異性，而是，比如說，要重視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中文作為全國通用的口語和書面語。

## 民族融合

朱在去年二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倡“各民族的自然融合”

，在這個前提下，他提出贊同將通行證和身份證中的民族一欄取消。他寫道，這不僅“有利於少數民族發展和進步，也有利於增進中華民族的一致性。”他拒絕承認其中的自相矛盾，以及“民族自然融合”最終只有在武力強迫之下才會成為可能。

相反，他話鋒一轉說到達賴喇嘛，也就是那個“破壞中國民族團結的分裂分子”，後者於1987年在美國國會講話時，曾說過要把所有漢人從自治後的西藏趕出去。反駁這句話輕而易舉，因為這句話不是真的，起碼不再是真的，因而具有誤導性。2008年，在朱的明確要求下，達賴喇嘛代表向朱維群提交了《有關全體西藏民族獲得真正自治的建議》，其中“管理外來移民方法的製度”一章中說：“我們並沒有將定居西藏或長期留居西藏的其他民族成員驅走的想法。”

一時間，中方代表顯得越來越不安。代表們從自己的公文包裡拿出資料，在擺了羊角麵包、鮭魚和炒雞蛋的早餐桌上彼此傳遞。“現在我們要討論一下文件。”朱不情願地說。但很快他就找到解決辦法。“達賴喇嘛從來沒有表示收回1987年的這句話，”他用一種蓋棺定論的口氣說。此外，中方從來就沒有項目鼓勵漢人去西藏定居。移民是“正常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

這讓人想起1988年與西藏的漢人交談時的情景。他們都說有官方的壓力和經濟上的刺激。當時是在天安門事件帶來的縮緊政治控制以前，那時候幾乎沒有漢人會自覺自願地看到自己在西藏的前景。但沒有人提到這點，因為朱已經開始從傳到他手上的文件中引用起來。這些話本是要證明“達賴喇嘛集團的分裂性”，但它們不過是來自不同媒體中無法被證實的句子。

仔細研究2008年和2010年的對話記錄，你就會注意到中方與西藏方面在語氣和立論方面的迥異。達賴喇嘛的代表在中國法律框架下逐條提出他們有關西藏自治的想法，具體引用了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裡的內容。反觀中方代表，則是對此全盤置之不顧，只是發出泛泛的指控，彷彿他們根本沒有閱讀提交的文件似的。

## 尋求原諒

朱說他從來就沒打算跟甲日洛迪和格桑堅讚談判自治的問題。他之所以讓他們寫出一份有關自治的文件，只是

想看看“達賴集團”是否已經離開了分裂道路，終於向中央靠攏了。意思很清楚，北京和藏人之間沒有進行實質性對話的空間。

與此同時，甲日洛迪和格桑堅贊都辭去了與中方談判特使的職務，因為他們都看不到當下事態有任何進展的機會。但據朱的說法，他們是被西藏流亡政府的新總理洛桑森格趕走的。朱把洛桑森格視為更大的分裂分子，還認為他在傷害達賴喇嘛。

談話已經進行了兩小時，朱維群想再次強調他的信條：“我們想把達賴喇嘛爭取到愛國的立場上來，”他說。“我們不搞談判，但我們起碼保持接談，目的就是要讓達賴喇嘛意識到並且承認自己的錯誤，求得諒解。我們絕不會和他在分裂主義的主張上進行談判。西藏的命運和前途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中，而不是達賴喇嘛手中。”

就好像皇帝已開口了似的，代表們紛紛起立，互相友好握手，甚至包括那位活佛，如果能讀到他微笑背後的想法應該會很有意思。代表團從豪華的晚宴廳裡穿出去。幾分鐘之後，一位中國外交官帶著張老照片回來了，朱讓他把這張照片給我們。照片裡是1954年北京的一次招待會上，19歲的達賴喇嘛神情略為不安地站在（前中國領導人）毛澤東身邊，看似和諧的畫面。當時北京仍控制著這位藏人的精神領袖，並且讓他做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或許朱是在對那段消逝的時光錶達遺憾吧。

〔來源說明：蘇黎世新ZUERCHER Zeitung（電子版）在德語-新ZUERCHER Zeitung的電子版。〕

譯者：小李  
摘自博訊

## 法國議員提西藏議案籲 重啟藏中對話

法國國會兩名支持西藏小組成員近日提出議案，呼籲重啟藏中和談，敦促中共停止在西藏進行的高壓政策。

12月17日當天，法國國會社會黨議員帕特里克（Jean-Patrick Gille）與綠黨領袖諾埃爾·馬梅爾（Noël MERE）兩人，提出了一份有關西藏問題的議案。

據自由西藏學生運動駐法國分部負責人丹南介紹，兩名議員在議案中指出，藏中間重新啟動和談，將會幫助實現西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獲得名副其實的自治權。

同是法國下議院支持西藏小組領導人的帕特里克與馬梅爾，呼籲法國政府在緩解西藏僵局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他們表示，法國政府應該立即遊說中共，結束在西

藏實行的高壓政策，尤其是對宗教方面的打壓。法國應該重申對藏人的支持，並牢記尊重人權及表達自由，是法國外交政策的基礎。

帕特里克議員還就西藏的自焚浪潮指出，這是非暴力的抗議方式，而且讓人痛心的是，這也是最能夠凸現藏人抗爭的一種方式。

這份議案還提出了藏人的信教自由，受《世界人權宣言》和中國《憲法》第36條的保護，譴責中共治藏政策對西藏的語言、文化、宗教、以及自然生態環境所造成的威脅，同時呼籲法國和歐盟，能夠任命一位西藏問題特別協調員。

提出議案的同一天，也是所謂的西藏自治區副主席吳英傑訪問法國國會之際。據法廣報導，由吳英傑帶領的所謂“人大代表”們的訪問，受到法國議會支持西藏小組及部分議員的強烈批評，被指在西藏目前令人擔憂的現狀下，邀請一名對西藏實施高壓政策的官員訪問“令人感到不安”。

來源：西藏之聲

## 中共過渡開發導致西藏 聖城受霧霾侵襲

近年來由於中共當局過渡的商業開發，使中國多個城市持續受霧霾天氣侵襲。這些天霧霾污染出現在西藏首都拉薩和附近縣城，空氣中的PM2.5顆粒超過了最危險的上限，屬於重度污染。

據各媒體綜合報導，霧霾污染出現在世界屋脊的西藏首都拉薩，使各界感到震驚。向來以藍天白雲、空氣質量高而著稱的西藏聖城拉薩，也加入了中國霧霾的隊伍之中，這個現象凸顯了一味追求經濟快速發展忽視環境的惡性後果。

報導指出，一個中共政府網站公佈的數據顯示，近兩天來，拉薩空氣中最危險的污染顆粒“PM2.5”的濃度，超過了每立方米500微克，比世界衛生組織定的上限高出20倍。

對此，更是有網友抱怨“地球上最後的天堂消失了”。另有一名網民在推特上表示，“藍天、碧水、淨土……大家對西藏高原的印象已是歷史。”表達了對世界屋脊環境被污染的惋惜。

另有藏人在臉書等社交網站上發布圖文指出，位於拉薩市城關區納金鄉熱組的一個海綿加工廠裡，每夜都在燒垃圾，持續了一年多，飄起煙霧，氣味嗆得人頭暈，黑色的煙霧瀰漫在空氣中，為了保護自己的家鄉，不被污染，請求網友繼續轉發。並懇請有關部門高度重視這一污染事件。

來源：西藏之聲



# 黑客圖伯特（西藏）

歡迎來到達蘭薩拉：中國網絡戰的焦點

達蘭薩拉，印度—洛桑西繞嘉措（Lobsang Gyatso Sith）坐在一所圖伯特學校禮堂的前面，來自他幻燈演示(PPT)的矩形光線微弱地照亮了他面前的數排學生。

“除非你知道附件裡是什麼，否則絕不要打開，”西繞說。學生們點頭。講台上掛著達賴喇嘛的肖像，帶著由搖曳的電子蠟燭形成的輪廓；一隻流浪犬在人群後漫步。“絕不要把密碼給任何人，”西繞說，並點擊下一張幻燈片，講解了使用陌生U盤的危險。“中國政府或其他人可能會控制你的電腦。”

歡迎來到達蘭薩拉，它的人口兩萬，是世界上被黑客入侵頻率最高的地區之一。這座位於印度鬱鬱蔥蔥的喜馬拉雅山麓的小城市是達賴喇嘛的居住之處，他是流亡中的圖伯特精神領袖；CTA，即“藏人行政中央”（之前稱作“西藏流亡政府”），也是圖伯特媒體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的主持者，其中有一些被中國政府劃入恐怖團體。1959年，在共產黨軍隊暴力鎮壓拉薩（如今中國西部西藏自治區的首府）的一次起義後，達賴喇嘛逃到這裡。印度熱情接受了達賴喇嘛，作為（印度本國）多元宗教的標誌，而成千上萬的圖伯特人跟隨而至。根據2009年的一次統計，大約有十三萬圖伯特人流亡異鄉，而達蘭薩拉是他們所擁有的最接近政治首都的地方。

這座小城有著古老的氣氛。穿過雪松密林，人們的居所緊貼著險峻的山路；獼猴們在屋頂上昂首闊步。然而它依然朝著未來謹慎地變化與前行。電腦已經無處不在。路邊咖啡館提供雙倍意式濃縮咖啡與無線網（密碼普遍是“解放圖伯特”與“獨立”）。年輕的圖伯特人搶購蘋果手機，後者與市場同類競爭物不同，提供了圖伯特語言（藏語）的鍵盤選項。

城市中的圖伯特社區與境內圖伯特之間的交流變得前所未有的方便。然而給故鄉撥打電話的風險也從未如此之高。“假如我們不使用通信安全通道，在境內圖伯特的族人有可能會被指控向境外發送敏感信息而遭到起訴，”西繞說，他是圖伯特行動中心的現場協調人，該中心總部設在紐約，資助教育項目並訓練安全通訊系統人才。

中國政府在達蘭薩拉無處不在又無跡可尋，以近乎無法被檢測和難以追蹤的手段設置惡意軟件、攔截信息。圖伯特中央政府的中文網站在八月遭黑客襲擊。在圖伯特社區的每個人都是目標，這是來自達賴喇嘛對使用智能手機的難民們的忠告。

11月初，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提出了一系列要讓達賴喇嘛在圖伯特“消聲”的措施，包括對網絡交流的控制打壓。“努力工作保證……敵對勢力和達賴集團的聲音形象聽不到、看不到，”他在共產黨的領導刊

物《求是》中這樣寫。

一種殘酷的，有著幾百年曆史的古老抗議形式已經在圖伯特燃燒起了火焰，北京同時採取了嚴酷高壓與高技術策略鎮壓動亂。自2009年2月始，至少有120多位圖伯特人在喜馬拉雅地區自焚以抗議中國的統治。男人和女人，老人與年輕人，僧人與信徒。中國當局對此暴力回應，部署軍隊，切斷電話線，強迫僧人們經受嚴酷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他們將自焚事件歸咎於“敵對外國勢力”的煽動——主要來自達蘭薩拉，在那裡，支持團體收集激烈的抗議信息並將信息傳播到國外。專家們認為黑客襲擊事件也許是詳盡策劃行動的一部分：通過識別潛在抗議者以先發製人。

針對達蘭薩拉的網絡攻擊中，很少是以監控或控制城市網絡基礎設備為戰略的。最常見的網絡攻擊是魚叉式網絡釣魚攻擊：圖伯特人，特別是那些為圖伯特流亡政府或傾向獨立組織工作的人說他們頻繁收到聲稱是朋友或聯繫人的奇怪郵件。這些郵件通常包含附件，一旦下載，使用者電腦便會感染惡意軟件，使得黑客可以遠程控制系統。電腦本質上變成了共享的電腦；關鍵詞被記錄，密碼被保存，聯繫人被下載。一切都被損害。

吾嘎倉·格桑多傑（Kelsang Aukatsang），是圖伯特流亡政府首相的前顧問，仍記得當他意識到被黑客入侵時的震驚。2012年7月，吾嘎倉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給美國參議員安排其與首相洛桑森格的會面。第二天早上，美國參議員接到了來自駐華盛頓中國大使館的意外電話，力勸她不要參加。會面最終根據約定進行。“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知道了這件事——交流信息被截獲了，”吾嘎倉說。“你想知道為了感到安全還有什麼是可以做的。那是一種真實的被監視的危機感。”

圖伯特流亡政府一半以上的電腦都含有某種惡意軟件，新聞官員次仁旺久（Tsering Wangchuk）估計，“達蘭薩拉的多數重要電腦都被損壞，”他說。13位政府技術人員花費大量時間，僅僅只是查閱硬盤尋找並刪除惡意代碼。“他們一直在警覺地追著我們，”另一位要求匿名的政府職員說。“假如十萬次嘗試中他們成功了一次，他們會乘此機會掠奪一切可能的信息。”

網絡安全專家稱此為“高級持續的威脅”(APT)——一場有目的並持續的網絡攻擊需要單獨的黑客們普遍不具備的資源。“達蘭薩拉的確是高級持續的威脅的焦點，”Greg Walton說，他是牛津大學網絡安全博士培養中心的博士候選人。Walton在2008年來到達蘭薩拉，並幫助達賴喇嘛的私人辦公室更好地明白是誰一直在損害電腦系統。他的團隊發現犯罪者是一個影子黑客團體，這個團體因其一系列的網絡干擾行動被美國調查者們冠

名“拜占庭冥神”。根據維基解密公佈的美國國務院一份電報，這個團體與中國解放軍（中國的軍隊）當中一個以中國西南的城市-成都為基地的部門有關聯。

Walton說，許多設在達蘭薩拉的圖伯特非政府組織，都曾經被聞名於入侵西方公司、軍商和政府部門的網絡團體襲擊。其中被美國麥迪安網絡安全公司代號為“APT1”的團體是一個附屬於中國軍隊的精英網絡間諜組織。另一個團體被網絡安全公司賽門鐵克公司予以代號“Nitro”，據傳曾在2011年盜竊全球大化學公司的秘密文件。“在最悲觀的光景中，流亡的圖伯特人能做的微乎其微，因為他們資源貧瘠，”Walton說。“假如實際情況是連美國國務院五角大樓都被相同的網絡團體所攻擊，那麼喜馬拉雅山麓的難民們有什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希望呢？”他描述來自中國的“高級持續的威脅”(APT)策略如同匯集“千粒沙，”希望一些信息，無論多小，都將承擔戰略價值。

也許對圖伯特的網絡安全更有害的威脅來自微信——一個包括Instagram, Skype和Facebook特點的中國智能手機應用程序。用戶超過五億，其中一億在中國境外；作為難民聯繫家人的簡捷方式，其流行度近幾年在達蘭薩拉爆發。“我這裡所有的朋友都用微信，”一位穿越喜馬拉雅山脈逃到印度的22歲難民扎西朗傑(Tashi Nangyal)說。“因為在境內圖伯特的族人們都在使用微信，我們沒有想過使用別的。”

微信程序由總部在深圳的互聯網帝國騰訊研發，如同中國所有的大網絡公司，據傳言其享受與國家領導層的密切關係。“從圖伯特公民社會的觀點來看，微信本身就是一個惡意軟件，非常惡毒的，”Walton說。“所有信息流量都通過上海，等效於管道式的棱鏡，”他補充，提到由愛德華·斯諾登揭露的美國國家安全局的高級機密監控程序。聲援組織報導這個夏天，有兩位西藏僧人因在微信上發布自焚者照片而被逮捕。其中一人被判處六年監禁；另一個很有可能將終身監禁。騰訊對此未有任何回復。

近幾年，在達蘭薩拉短期工作成為網絡安全專家研究少為人知的網絡攻擊的方式，來自伯明翰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家Shishir Nagaraja說，他曾協助達賴喇嘛的私人辦公室。“你不需要花錢請人做這些事。劍橋一些頭腦最聰明的人會很樂意為圖伯特的網絡自由權利與安全做出貢獻，”他說。許多是年輕的、被工作的新奇所吸引的左傾理想主義者。然而“這是非常短暫的安排，”他說。大多數人只待兩到三年，而中國的黑客攻擊從未停止。

“我們十分脆弱，”總部在達蘭薩拉的西藏之聲主編丹增帕頓(Tenzin Paldon)說，西藏之聲是一個通過短波播放圖伯特新聞到中國的電台。帕頓的個人郵箱被黑客入侵；電台網站頻繁遭到黑客攻擊乃至癱瘓。然而帕頓拒絕被嚇到。假如圖伯特人繼續自焚，她說，她將持續報導他們的故事。“我認為把這些人做了什麼，並且為什麼做這些事傳給外面的世界是我們的責任。”

與此同時，達蘭薩拉的圖伯特社區開始形成初步的防禦措施。在三月，網絡激進分子推出了一個叫“犛牛聊”(YakChat)的安全可靠的圖伯特語信息應用程序。圖伯特流亡政府近期獲得了一筆資金用於鋪設新電纜，更新服務器和訓練新員工，消息人士說，固然相關細節都不便於透露。

“我們現在嘗試做的是為圖伯特人提供成為網絡安全專家的機會，”牛津大學研究人員Walton說。在西繞舉行講座時，許多來自圖伯特兒童村的學生們都參加支持非政府組織活動；一些將加入圖伯特中央政府。他們大多數都將第一次學習有關網絡安全的知識，而專家希望課程會產生影響。“這是一個逐步的過程，教會人們保護隱私。互聯網在他們生活中是一件相當新的事物，”學校電腦課程的領導平措多吉(Phuntsok Dorje)說。

西繞結束幻燈演示的時候，已接近黃昏，學生們陸續走出禮堂，走進涼爽、潮濕的雨季空氣中。22歲的難民朗傑說，學生不允許在校園攜帶手機，他只能在假期聯繫家人。講座使他開始反思。“我之前會在微信上談論尊者達賴喇嘛，”他皺著眉說。我問他現在是否理解中國有可能會竊聽。他說，他也許會下載韓國的通信應用，從而使他的通訊較難被追蹤。或者，也許今後他將更謹慎小心地說話。

作者：Jonanthan Kaiman 譯者：推友 @yuhui926 譯文轉自：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 西藏阿壩又一藏人自焚犧牲

12月3日，西藏安多瑪曲（今甘肅省甘南州瑪曲縣）一名叫貢确才丹的30歲藏人，在阿壩縣麥爾瑪鄉政府前自焚抗議中國當局現行對藏鎮壓政策。

貢确才丹在自焚時邊奔跑邊高呼了“達賴喇嘛健康長壽、讓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要西藏境內外藏人團聚”等口號後倒地。

事件發生後，當地公安人員趕到現場，試圖強行帶走已燒焦的自焚者貢确才丹時，受到現場藏人的阻止，致使當地藏人和公安發生了衝突，隨後，當局抓捕了多名藏人，而且也帶走了自焚者貢确才丹的妻子娜南以及部分親屬。

據了解，貢确才丹在送往醫院救治途中犧牲，當局沒有把遺體交給家屬，而直接被火化。只是把貢确才丹的骨灰交給了他的兄弟。除此之外，沒有做出任何解釋。

自焚者貢确才丹是西藏瑪曲（今甘肅省甘南州瑪曲縣）曲卡瑪（音譯）部落人。他的父親叫桑克，母親為俄嘎。妻子叫娜南，現年28歲，育有兩個兒子，大兒子恰多嘉4歲，小兒子巴孜嘉3歲。

來源：西藏之頁



# 三中全會後中共對藏政策將會更趨向強硬

文 / 桑傑嘉

中共新領導人執政一周年後確定未來政策方向的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在猜測和罵聲中結束了，“地下會議”般的三中全會上中共高層的講話和具體會議的細節至今還沒有公開，最多是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獲得，在加上中共官方媒體和發言人拐彎抹角的言詞中分析，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真相會大白。從目前能得到的信息來看，中共會前隆隆雷聲——“關係國家命運和前途的改革”、“前所未有的改革”等等最終只不過是維護中國共產黨政權、維護中共利益集團的最終利益所代替了。因為，會議的重頭戲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如同外界關注中共三中全會一樣，流亡藏人也在密切關注中共三中全會的整體政策動向。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也在不久前的多個公開場合提到中共的三中全會。中共三中全會結束之後，讓人大失所望！其實，如果對會前高層動向有所重視的話，失望會少一些，因為不會抱有太大的希望，中共三中全會之前中共高層的舉動和言論已經預報了這個結果。再說中共現在想政治改革，人民會給它這個機會嗎？萬惡做盡的中共根本沒有“道歉”的機會，它只有一條路可走——上斷頭台，事實上中共已經失去了進行政治改革的機會。所以，中共非常清楚任何方式之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或者開放社會等於就是葬送政權。在這樣的現實面前中共只能選擇繼續強硬下去，嚴厲控制社會的方方面面，因此，驚呼“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心中永遠要有共產主義這盞明燈”、“全黨亮劍，搶奪輿論陣地”、“互聯網可亡黨亡國”、“在這個戰場上我們是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係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不過是給自己壯膽而已。

11月12日，中共三中全會終於結束了，四天的閉門會議沒有新聞發布會，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內容是最多的消息來源。當然重頭戲是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經濟改革也是不痛不癢，原則性和政策性的問題觸及少之又少，相反整個國家所有權力更加向獨裁高層集中。當然這說明了中國現實情況對中共政權構成了威脅，而中共為了維護其政權要採取更強硬的手段，等於就是走向更獨裁。

在中共走向更加集權，並繼續對抗普世價值、民主制度的大背景下，中共對藏政策將有什麼改變？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和研究的問題。回顧中共新政府執政一年，中共對藏政策沒有任何的改善反而倒退了。西藏境內藏

人自焚抗議事件不斷，2013年1至11月，已發生26起自焚（境內藏地24起，境外2起）。政府定自焚為“犯罪”，並對其家人和親友等判處死刑或者十幾年的徒刑；向西藏玉樹保護環境的民眾開槍鎮壓；向比如請願民眾開槍鎮壓，並抓捕大量的無辜藏人。就在中共召開三中全會的11月11日，在西藏安多果洛班瑪縣20歲的藏人才讓傑自焚抗議犧牲。中共對西藏宗教政策就如西藏著名作家唯色說的：“中共在西藏的宗教政策，實際上這幾十年來都是一以貫之的，只是在時間上、在各個地方或重或輕，但還都是一以貫之。”“愛國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擴大到整個藏區，引起強烈反彈、“西藏所有的寺院事實上已經成了甕中之鱉”。

那麼，中共所說的“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新起點”——三中全會之後中共對西藏的政策究竟會走向何方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從三中全會之前說起。當然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將繼續對西藏實施強硬殖民主義政策。從中國這個大背景下去看，中共根本沒有政治改革的可能。這從習近平的“8.19講話－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2013年第21期《求是》文章：“革命理想高於天”等等顯示如此統一全黨的思想以及強硬“精神”指導下的三中全會沒有跨越式亮點是太正常了。

由於中共高層的“精神”指導，西藏的欽差大臣當然不敢落後得“學習和貫徹”。中共在西藏的最高權力者陳全國在中共理論刊物《求是》2013年第21期上發表《以敢於亮劍的精神確保西藏意識形態領域安全》的文章，而且各官方網站轉載。陳全國狂言：“……達賴集團的聲音形象聽不到、看不到”、“……將藏傳佛教與十四世達賴區分開來、將十四世達賴與達賴的稱號區分開來……”。有媒體評論說：“消除達賴喇嘛的影響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北京一貫的態度和立場，但是這一態度立場的表達從來沒有這次這麼具體和決絕。”。

陳全國強調：西藏“處於反分裂鬥爭的第一線”。因此要“搶占制高點”，是各級黨委“一把手”的政治責任，要“靠前指揮、直面挑戰、及時指導。”還要抓好“兩大陣地”，完全控制中共官方媒體和新興媒體“開展網上宣傳輿論鬥爭”。要求建強“三支隊伍”既“忠於黨、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的宣傳思想文化隊伍”、“可信可靠的網宣網管隊伍”、“聽黨話、感黨恩、跟黨走的高素質知識分子隊伍”、“建立網絡意見領袖、網絡作家、簽約作家、自由撰稿人、獨立演員歌手等特殊群體的溝通聯絡機制”。說白了就是，掩蓋西藏

境內真相，篡改西藏歷史為主要目的，建立龐大的御用寫手攻擊正義，掩蓋西藏境內藏人的聲音以及歪曲事實真相，為打擊藏人創造輿論導向。

陳全國還說：要“充分發揮駐村幹部、駐寺幹部、雙聯戶戶長和黨員幹部結對認親交朋友活動的優勢作用，深入宣講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做到家喻戶曉、深入人心”。而且，“確保馬克思主義、黨史國史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並要求深入開展最具傷害西藏人，而且，每次西藏抗議和反彈的禍首“愛國主義教育活動”。“深入開展新舊西藏對比教育活動，教育引導全區各族群眾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新一輪的洗腦大行動。荒唐的是中共自己都不信的東西一次又一次地強迫西藏人民去接受。假馬克思主義、假黨史、假國史等垃圾塞進了教材和課堂，但是能進頭腦嗎？六十多年曆史事實已經證明的非常清楚——根本沒有用！更可笑的伎倆是拿六十年前的西藏比今天的西藏，真的是腦袋進水了。六十年的中國是什麼樣的？六十年前的世界是什麼樣的？沒有共產黨西藏照樣會發展，最好的例子是境外西藏——流亡藏人社會，不僅可以發展而且五十年前已經走上了民主之路，比中共先進了多少倍？而且，越來越走向完善和成熟。

屠殺、鎮壓、暴虐、歧視、掠奪西藏人民六十年——然後說舊西藏壞話，還要求全區各族群眾就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一次次的抗議、一起又一起的自焚抗議已經莊嚴的說明了一切，太自不量力。

陳全國對所謂的“分裂鬥爭”這個“重大政治問題”更始瘋狂至極。他要求：“深入揭批十四世達賴集團政治上的反動性、宗教上的虛偽性、手法上的欺騙性，深入揭批十四世達賴集團所謂“中間道路”、“大藏區”、“高度自治”的反動圖謀，教育引導各族幹部群眾將藏傳佛教與十四世達賴區分開來、將十四世達賴與達賴的稱號區分開來，自覺與十四世達賴集團劃清界限，在反分裂鬥爭這個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旗幟鮮明、立場堅定，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並將“積極構築地面、空中、網絡“三位一體”反滲透防控體系，大力實施“西新工程”。實現“敵對勢力和十四世達賴集團的聲音形象聽不到、看不到”。

所謂的“分裂鬥爭”這個老調重彈了這麼多年。唯一的成果是吃胖了一大批人，升了一大批官，發了無盡的財。對於西藏問題，中共除了歪曲事實外沒有任何的辦法，如達賴喇嘛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原則在全世界得到公認，而且獲得支持。到了中共這裡就成了“反動圖謀”，真把全世界人民當瞎子了。但是，只能這樣妖魔化、歪曲[中間道路]，因為謊言最害怕的就是事實真相。

陳全國提出的最新說法，“藏傳佛教與十四世達賴區分開來、將十四世達賴與達賴的稱號區分開來”，更是荒唐之極。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是西藏佛教領袖，西藏佛教賜予達賴喇嘛神聖的最高權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是整個達賴喇嘛轉世體系中最權威、公認的一世，而

且得到世界佛教界和全球人民的普遍認可。陳作為堂堂駐藏最高官員說出如此邏輯錯亂的話，還登在刊物上讓全區人民學習——西藏人民能接受嗎？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無法迴避的事實是，第十世達賴喇嘛是西藏人民尋訪、確認、登基執政的，不僅是西藏人民今生今世的宗教領袖，也是來生來世的怙主。別再忽悠了，看看西藏自焚抗議者的遺囑、點燃自己後最後的吶喊吧！還有比這更清楚的答案嗎？像陳這樣愚蠢而且弱智的人在西藏的所作所為對西藏造成的只有災難。因此，中共必須要面對現實，不要在《求實》上發表如此不“求是”的言論，更不要在西藏搞如此荒唐的事而引發更多的反抗，製造更多的緊張局勢。

陳還要求：“堅決與錯誤思潮和觀點作鬥爭。重點圍繞“憲政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自由主義”、“新聞觀”和“歷史虛無主義”、“改革開放”7個專題，採取中心組學習、組織力量批駁錯誤思潮和觀點等”。一目了然，完全是反人類進步的獨裁專制狂熱分子。

另外，11月6日上午，中共駐西藏中部地區的武警西藏總隊在最近不斷發生抗議和請願，抓捕大量無辜藏人的比如縣“召開維穩部隊誓師大會”，以強大的武力壓制和刺激藏人。由總政治部保衛部、總參謀部三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關係研究所聯合推出，國防大學信息管理中心等參與，製片人是國防大學政委、前國家主席李先念女婿劉亞洲上將的紀錄片《較量無聲》。雖然很快在中國大陸被屏蔽，但從紀錄片中充斥這謊言以及嚴重的極左思想。

再來看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亮點之中的亮點——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北京的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偶爾為政府提建議的時殷弘說，“在中國，安全問題主要是國內問題：網絡、新疆和西藏”。據法光報導：“據稱，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核心內容之一，將把對外的國家安全和對內的國家安全結合在一起。該委員會把將把公安、武警、司法、國家安全部、解放軍總參二部三部（軍事和技術情報）、總政的聯絡部、外交部、外宣辦、國信辦等部門……”。台灣政大東亞所所長兼政治系教授寇健文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將成為1個綜合涉外事務、對台、港澳、以及新疆西藏等事務的跨部會組織”。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沒有否認真完成各位專家學者的猜測，秦剛表示，“毫無疑問，中國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恐怖分子緊張了，分裂分子緊張了，極端分子緊張了”。

中共官方媒體中國西藏網11月14日轉載了《京華時報》新聞《中國設立國安委令恐怖分子緊張了》時改換標題為《國家安全委員會讓分裂分子緊張了》，中共開始在暗示國家安全委員會將插手西藏問題。

總之，從中共意識形態的“亮劍”到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以及整個中國的現實情況證明：對三中全會抱有任何希望都是錯誤的。因為中共將繼續實施一黨專制的獨



裁政策，而且為了維護其政權將不惜一切代價進行垂死掙扎。因此，對其抱有任何開放、透明和自由的希望完全是徒勞的。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共將對西藏將實施更加強硬、更加嚴酷的政策，鎮壓來自民間的任何方式的請願、抗議和反對的聲音。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

而且，由中共駐藏欽差大臣陳全國“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指導下將實施各項更嚴酷的殖民主義政策。中共意識心態和政治政策的實行都將會引發藏人的反彈，因為，中共非法佔領西藏的目的是摧毀西藏文化，最終消滅西藏民族，藏人任何的不同聲音或者不滿都將會遭到中共無情的武力打壓。因此，筆者認為三中全會之後中共對藏政策將走向更加極端，而且將會把西藏境內的緊張局勢推向高潮，這將對解決西藏問題造成更大的阻力。

2013年11月17日於達蘭薩拉

## 西藏人傳送強大信息： 捍衛藏人精神不死

文 / Yeshe Choesang

我們在西藏境內的同胞依然維持著他們的精神不朽，繼續以非暴力抗議中共的高度軍事化封鎖西藏，作為一個強大的拒絕和抗爭信息。

請感到自豪！志氣高昂！我們的西藏同胞，讓我們的志氣高昂。過去50多年來，他們在我們被圍困的家園裡、遭遇非人道的待遇而傷痕累累。我們必須記住達賴喇嘛尊者努力不懈地帶領著西藏人民，流亡藏人對於我們在西藏傳統三大區的藏人同胞是多麼感到驕傲。

每一天、每一日，來自我們境內的兄弟姐妹向世界發送了明確的訊息，讓我們能夠感受到與數十年反對中國統治的非暴力抗爭有著緊密的連結。他們讓我們知道了境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且也從未錯過主要的細節。多虧了他們，我們可以看到或讀到境內許多的城鎮和村莊，包括拉薩市發生的中共鎮壓藏人和平示威的暴行，境內的氛圍、雪域的精神—所有一切的事。

過去50年期間，成千上萬西藏境內藏人不惜奉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拒絕中共的鎮壓統治，並要求允許西藏人民自由、公開與和平地表達自己的不滿，而不須擔心遭到報復。

當我們詢問他們有關西藏的情況，我們預計他們的聲音應該是充滿了沮喪和憤怒。他們積極的回應始終激勵著我們。「我們發出一個強有力的信息，反對與排斥中共的佔領與歧視，還有大批闖入西藏主要城鎮的漢人移民，包括拉薩。雪域傳送的信息，主要是為人民伸張自由、公正、自決的權利，還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而我們抗爭絕不會輕易地被擊敗。」

知道我們的同胞每天每日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著實讓我們感覺到自己的脆弱，而我們，在中共這個「種族隔離」政權之下，流亡藏人卻只能在精神上給予他們支持。但讓我們感到非常自豪的是，我們的同胞仍然具有堅定抗爭的決心。他們生活在中國的文化滅絕之下，沒有自由，並且遭受有計畫性的種族清洗政策；境內藏人因為誓死捍衛藏人所至愛的土地，進而勇敢和團結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他們告訴我們如何在殘酷鎮壓的暴行中，展開所有這些非暴力運動。隨著西藏人民的堅毅精神，他們可能會告訴我們說，「很多人聚集在一棟中國的政府大樓前，抗議重複挑釁的逮捕、拘留或監禁；然而，憤怒的中國軍隊闖進和平示威的人群之中，肆無忌憚地開槍掃射。」

動機和行動讓西藏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有了大大的不同！當我們西藏示威者在中國武裝軍隊面前揮手、高舉橫幅，他們卻使用催淚瓦斯和警棍襲擊。即使這樣也無法看出我國人民的和平抗議是無害的，所以中國的警察和軍隊卻使用殺人武器來鎮壓我們的人民。但我們人民因對我們的正義事業的信心賦予了他們無比的力量、風度和決心，在面對中國的暴行時、站隱腳步地進行抗爭。

中國當局依舊是野蠻和侵略性的攻擊，但也未能讓我們的同胞「投降和噤聲」。中共政權的暴行，激發我們更向上爭取自由的決心。每次他們猛烈地試圖驅散人群，而我們的同胞則再次於不同的地方聚集。

無論他們聚集在哪兒，中國警方和軍隊總是不斷地追趕著。然而，不管遭遇多少中國的審查和封鎖，全世界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藏自由運動的故事。

當然，我們明白今天的西藏正面臨著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但是，我們必須從昨日的種種得到教訓和學習，為今天好好的活著，為明天抱著希望，因為歷史已經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訴了我們，必須為爭取自由付出代價。西藏人民永遠不會放棄重獲自由的希望，以及迎請達賴喇嘛尊者返回到西藏。

仔細地關愛著西藏。我們在西藏的同胞，每天都必須面對這樣的挑戰和風險。中國政府的惡行，只有一個目的：繼續有計畫性地對我們的人民進行種族清洗。

除了祈求能夠重回西藏的土地，我們別無他願！這篇文章獻給來自世界各地西藏的朋友們，以及西藏境內堅強的同胞。我們希望他們知道我們對大家的處境感同身受，即使中國運用千多種的鎮壓政策，試圖分裂我們的人民；但我們將團結一致，共同承擔起彼此的痛苦。西藏的戰士，抬起頭來！他們將無法繼續在我們的土地上，進行他們瘋狂的殖民主義。從河流到雪域，西藏自由！

標題原文：西藏人民傳送一項強大的信息：捍衛藏人精神不死

原载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资讯网

## 中共當局對一名藏人判重刑

最近一名家住青海海東地區互助縣的藏人瓦秀多楚，被青海省海東地區互助縣法院判處10年有期徒刑。

據來自西藏的消息，中共當局指控，青海海東地區互助縣藏人瓦秀多楚涉嫌並參與，2012年12月3日果洛州白馬縣洛桑更敦的自焚抗議事件，當日將其抓捕後，一直關押在青海某一監獄。

據悉，前段時間瓦秀多楚已被青海省海東地區互助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至於在哪一所監獄或勞改農場服刑，目前還沒有詳細情況。

2008年，在西藏各地舉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時，瓦秀多楚又被指控參與抗議活動被當局抓捕後，在果洛州監獄關押了幾個月，後因沒有犯罪證據，迫使當局不得已而將其釋放。

瓦秀多楚51歲，父親查布，母親土格姆。他有5個兄弟和兩個姐妹。

洛桑更敦自焚消息

2012年12月3日當地時間7點40分，西藏果洛班瑪（今青海省果洛州班瑪縣）班那合寺僧人洛桑更敦在該縣城的蓮花街三岔路口，抗議中國非法佔領西藏，自焚犧牲，終年29歲。

洛桑更敦在火焰中，雙手合十並高呼口號，向前奔跑了300米左右，隨即倒地。立即趕到事發地的軍警試圖搶走烈士洛桑更敦的遺體，但現場已聚集了大量的當地民眾，當局未能得逞。

洛桑更頓是果洛班瑪縣賽來塘鎮班那合村人，他的父親名叫果洛羅廓，母名叫薩果德旺。

## 比如縣又有三名藏人被判刑

據來自西藏的消息，西藏康區比如縣三名年輕藏人因關注和致力家鄉的環保事業，被當局指控為“煽動分裂國家”等罪名，對其三名藏人判處重刑。

12月19日（週三），比如縣人民法院對該縣藏人曲恰，赤列才嘎以及次拉強行指控“煽動分裂國家”的罪名，分別對其三人判處3到13年徒刑，其中比如鎮色康村曲恰被指控“帶頭阻止開礦項目”之罪名判處十三年重刑，民間歌手赤列才嘎被指控“傳播反動歌曲”遭判九年重刑，還有對比如鎮圖卡村的次拉被指控反分裂國家罪名判處三年徒刑。

當局對他們判處重刑的主要罪名是今年5月份，曲恰等三

名藏人帶頭煽動、召集比如縣數千藏民，抗議開採項目並向外透露有關消息等。

2013年5月24日，中共當局一開礦機構，試圖開採西藏比如縣神山“納拉贊巴”地區的礦產資源，這一開採計劃遭到比如縣數千民眾的強烈抗議，比如縣各鄉民眾紛紛自發性前往該地區，反對當局在神山上進行礦物開採。由於當時聚集的民眾非常多，當下當局並沒有對抗議民眾進行鎮壓。

隨後，比如縣多個民間代表，前後多次前往拉薩向自治區政府訴請，要求當局保護神山及當地的自然環境。經過民間代表不懈的努力，最終當局將比如縣神山“納拉贊巴”處列為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範圍。

當前，比如縣數名藏人仍在當局不同監獄蒙受折磨，就今年十月份以來，已知十二名藏人分別判處不等徒刑，更多當地民眾被強行帶往比如縣政府或各鄉強行接受所謂的愛國再教育，給當地百姓日常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困擾。

來源：西藏之頁

## 西藏又發生自焚抗議事件

12月19日，下午2點45分，西藏安多桑曲（今甘肅省甘南州夏河縣阿木去乎鎮）阿木去乎寺院一名叫慈誠嘉措的僧人在阿木去乎鎮街道上自焚抗議中共而英勇犧牲。

這位烈士生前留下了遺囑，他在遺囑中表示：雪域鬥士慈誠嘉措爲了藏人的團結與福祉而自焚。

《金色的眼淚》

啊！眼淚，親愛的兄弟，你能聽到嗎？你能看到嗎？六百萬藏人的苦難向誰訴說，黑漢人森嚴的監獄，奪走了金庫銀庫，使百姓處於苦難之中，想起這些不由流淚，把自己寶貴的身體燃於火中。爲了達賴喇嘛尊者返回故土和班禪喇嘛獲得釋放，以及六百萬藏人的福祉而將身體獻供於火中。以此願消除三界眾生的苦難，走上菩提之路。佛、法、僧三寶請保佑無助的人們。雪域同胞們要團結xxxxx（此處字跡不清）雪域鬥士慈誠嘉措。

慈城嘉措18歲入寺學習佛法，是一位心底善良、待人誠懇、認真刻苦學習佛法知識的優秀僧人，在寺院中是所有僧眾學習的榜樣。

西藏桑曲阿木去乎寺院僧人慈誠嘉措是，桑曲尼瑪龍部落人，得年43歲，其父親叫丹真扎西（已故），母親拉姆吉，家中還有才博、覺巴、桑傑卓瑪三個兄妹。

這已是西藏境內的第124位自焚者，其中107人犧牲。

來源：西藏之頁



## 達賴喇嘛尊者和司政致 函悼念曼德拉逝世

南非國父、前總統、反種族隔離鬥士納爾遜·曼德拉因病於本月5日逝世，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先後致函表示哀悼。

達賴喇嘛尊者在寫給曼德拉的家人信中，對曼德拉的去世表達深切的哀痛與慰問。尊者寫道：世界失去了一位偉大的領袖，他堅定不移的意志與決心在南非結束種族隔離後達成民族和解與國家和平轉型的進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尊者還表示，儘管曼德拉已經離去，但他的精神將繼續傳遞下去。我們對他的最好紀念，是竭盡所能促進人類的統一性和像他一樣致力於世界和平與種族和解”。

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於12月6日上午，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度北部達蘭薩拉就南非反種族隔離鬥士、首位黑人總統納爾遜·曼德拉逝世舉行新聞發布會表達深切的哀悼。

司政在新聞發布會上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對納爾遜·曼德拉的逝世表達了深切的哀悼和慰問。並表示：“納爾遜·曼德拉是全球和平的標誌，他的逝世，使世界失去了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成功的反種族隔離運動給了我們藏人正義必將勝利的希望”。

司政洛桑森格在致南非總統雅各布·祖馬先生的慰問信中表示，“納爾遜·曼德拉是對全球和平的標誌，他的逝世，使世界失去了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成功的反種族隔離運動給了我們藏人一正義必將勝利的希望。他的和平、和解與人類的統一性的精神將繼續傳遞下去，並鼓舞和長存世界各地的許多人的心中”。

來源：西藏之頁

## 紅原縣三名藏人又因自 焚事件被判刑

中共當局指控西藏阿壩瓊曲（今四川省阿壩州紅原縣）三名藏人涉嫌今年1月18日自焚犧牲的楚群事件被判刑。

1月22日，當局發布通緝令緝拿古貢和索朗亞培，羅布多傑三人，通緝令中並稱，如果古貢和索朗亞培，羅布多傑三人向當局自首，當局對他們可以從輕發落，因此，自身清白沒犯下任何罪行的三人也就前往當地公安機

關，希望得到公正的判決，可是當局就地將他們逮捕後關押在紅原縣監獄。

今年7月份，紅原縣人民法院召集一些鄉政府官員和部分職員，以及古貢等人的一些家人進行開庭。當地法院在判決時指控古貢等三人阻止撲滅自焚者身上的火而定罪，判處古貢和索朗亞培倆人四年徒刑，判處羅布多傑五年徒刑後關押在中國四川綿陽監獄。

今年1月18日，當地時間約3點15分，西藏瓊曲瓦切第二隊的（今四川省阿壩州紅原縣城）一位叫次仁平措（又叫：楚群）的年輕藏人，在該縣瓦切鄉派出所附近自焚抗議，中共長期對藏的殘酷政策自焚抗議，當場犧牲，終年27歲。

來源：西藏之頁

## 宗教部長白瑪群覺到訪 比利時

藏人行政中央宗教與文化部部长白瑪群覺抵達布魯塞爾，於2013年12月9日起展開為期七天的訪問。

當天，白瑪群覺部長抵達布魯塞爾國際機場時受到藏人行政中央駐比利時代表俄珠多傑，以及比利時西藏協會會長土登培傑等的迎接。

白瑪群覺部長在世界人權日當天，出席了由比利時西藏協會組織的活動，活動中為爭取西藏自由而獻出了自己寶貴生命的西藏勇士們舉行了燭光遊行。

11日和12日，白瑪群覺部長訪問了設在布魯塞爾的納蘭陀佛教中心，噶舉傳承桑耶宗（佛學中心）、吾金貢桑曲林（佛學中心）等，也會見了該佛教中心負責人。期間，各佛教中心負責人向部長介紹了有關佛教協會的工作性質和佛事活動。

13日，應邀出席了由比利時西藏協會主辦的，達賴喇嘛尊者榮獲諾貝爾和平獎24週年紀念活動。在儀式上部長發言時強調了當前西藏境內的緊張局勢，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的政治主張，中間道路的政策和歷程等。

隨後，部長訪問了比利時佛教協會工作室，接見了該協會會長和秘書長。

14日和15日，部長前往由比利時西藏協會創建的布魯塞爾西藏文化中心安特衛普藏文學校，鼓勵他們對西藏語言文化的熱誠。也向流亡在布魯塞爾和安特衛普藏人發表了講話。

來源：西藏之頁

# 北京導遊帶藏人團隊的遭遇：震撼是巨大的

有良心的人說了良心話，朋友你也為藏人說句公道話：我是北京的一名普通導遊。前幾天，剛剛帶了一個來自西藏的純藏民團隊。在北京的旅遊行程當中，他們留給我的震撼是巨大的。

其實在接團之前，我對藏族人民的印像多半來自於電影電視或者別人給予的零星信息，統一起來說就是，不洗澡，比較野蠻，文化程度很低，與文明社會脫節……接到團的時候，我覺得這些傳說還真沒錯，電視上演的也很實在，就是那個形象，黑乎乎的，外表普遍比實際年齡老很多，看起來不怎麼洗澡的樣子，背非常沉重的簡陋的大包，全團都幾乎沒有一個像樣的旅行箱……我自以為是的覺得他們的確與文明社會脫節了。

可是，在後來的接觸當中，我才發現，我錯的很徹底。而且他們的言行，讓身為漢族人的我，極其汗顏。

抵達的第一天我們並沒有安排走行程，而是打算在酒店休息。因為安排的失誤，原本定好的南二環的那個酒店，突然說沒房了，接待不了。於是，已經到了酒店門口的他們，還沒來得及卸下行李，又被帶上車，開到東三環的另一家酒店。下車之後，大家吭哧吭哧的背著沉重的大包，耐心的等待我們發完房卡，然後爬樓梯進入房間。結果意外又出現了，原先定好的那家酒店，又說騰出房間來，讓我們過去。旅行社經理趕過來，決定還是調回原來的那家酒店去。於是，剛剛卸下行李還沒來得及理順東西的他們，又開始打包裝車，再返回去。當時，身為導遊的我，一直提心吊膽，生怕他們鬧起來。因為聽說藏民比較野蠻，這麼辛苦的來回折騰，萬一鬧起來把這店砸了或者把我們都揍一頓，也是有可能的。結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們不僅沒有鬧起來，甚至連怨言都沒有，在我們接待方一個勁兒的賠禮道歉的情況下，他們居然都微笑著對我們用不太熟練的漢語說“謝謝”。我有些目瞪口呆了。因為據我帶團多年的經驗，這要是個漢族團，百分之一萬的現在該投訴投訴、該罵人罵人、該要賠償要賠償了……最次也得要求從三星換到四星並且要求贈送景點或者加餐等等等等。可是，他們居然連生氣的表示都沒有。我自問如果我是遊客，遇到這種情況，我絕對沒有這種態度，即便不佔點兒便宜，也是要罵人的。

我懷著不可理解的心情帶他們回到剛才到過卻把他們拒之門外的酒店。這一折騰完，已經是下午五點多了。他們是中午十二點多到達北京的。團隊的全陪，一個看上去很憨厚的男人。在面對這種局面，身負巨大壓力的他，居然也沒對我說過一句埋怨的話，反而一直在安慰

我，沒事沒事，我會去給他們做工作的。我不知道該如何去形容我的詫異。因為我見過太多的全陪了，為了把自己的責任摘乾淨，不讓遊客把怨氣撒在自己身上，從來都是幫著遊客一起責難地接的，生怕遊客認為自己在幫著地接說話。可他居然……我詫異得下巴都快掉下來了。

第二天要走故宮。從前門大街下車之後，走了一段，我回頭想理理隊伍，免得走散了掉人。因為一般帶漢族團，一下車就跟一盤散沙一樣，拍照的買水的自顧自往前衝的或者一團擁在一起買小紀念品的等等，太正常了。可是我一回頭，又一次被驚了！他們居然兩人一排整整齊齊一個不亂，安靜的跟在我身後。我一停下來，他們馬上也停下來了，一臉平靜微笑的看著我。我覺得我似乎有點不會說話了，平時老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大家先別散開，跟緊我，不要走丟了”也說不出口了，現在這種狀況，似乎會走丟的人是我。我張了張嘴，沒說出話，只好衝大家笑了笑，繼續帶隊往前走。

走到天安門廣場上，過完安檢，也沒有一個人趁機先跑到前面去拍幾張照片，或者因為新鮮，一出安檢口就跑的找不著人。先過去的，仍然在前面排著隊，後過去的，也沒有任何人去插隊，按順序在後面排好。結果我們一行四十多人，僅花了五六分鐘就過了安檢並且排好了隊。要知道，換成別的團，過個安檢，我光收人都要收十幾二十分鐘！我默默的扶著我的下巴往前走。找了一塊空地，我指揮大家把包都放在這裡，排隊去看毛主席，然後出來到這裡集合。也沒有一個人把包一扔就跑跑去排隊，生怕落後似的。而是所有人一層一層把包摺好，然後排好隊，再慢慢往前走。沒有任何人因為自己的包被壓在下面而不高興或者把包拽出來再放在上面一層。

在他們去排隊的時候，我可是反思自己。一向覺得自己是中心的漢族人，自詡為高素質的內地人，在面對藏族人民這樣的舉動的時候，會不會覺得不自在？會不會跟我一樣，非常汗顏？

進故宮之前，我讓大家在午門門口等我，我去買票。買完票回來，我的下巴又脫臼了一次。因為我看見那個經常見面的職業乞丐又在討錢。而他們討要的對象正是我團上的客人。當時在場的人紛紛側目，看著我的遊客排著隊，每人手上舉著一塊錢。我很想提醒他們，這是個騙子。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沒說出口。全陪在旁邊看到我的表情，笑了笑，跟我解釋，即便這是個騙子，他們也會給的。因為這是施捨，施捨是積福的。我看著



他們臉上純樸而且自然的神情，突然覺得我的心理是那麼陰暗，一塊錢而已，給一個生活確實艱難的人，又有何不可呢？即便他是個騙子，可他的殘疾確實給他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不便啊。我靜靜的看著那個乞丐一邊收錢，一邊說謝謝。我想他的謝謝應該是真心的吧。

在故宮的遊覽中，因為步行距離非常遠，而團上又有腿腳不便的老年人，我擔心會誤掉吃中飯的時間。於是偶爾我也會習慣性的蹦出幾句“來，大家跟上我了，快一點”。但是我發現，沒有人會真的就快一點，不是他們不願意聽我的，而是所有人的速度，都是以團隊中被夾在中間的那幾位腿腳不便的老年人為基準的。她們的速度就是全團的速度。即便是我說解散去拍照，回來的時候，也必定是帶著這幾位老年人一起回來的。

在遊覽故宮之後上車，也是極有秩序絲毫不亂，沒有人搶著上車坐前排的座位。大家緩慢而且有序的上車，省時也省力，我一句多的話都沒說。只是在門旁幫著上車不方便的人，扶她一把。而她們回報我的都是轉過臉來的燦爛的笑容和唯一流利的漢語“謝謝”。相比起平時帶的內地團，即便有說謝謝的，也都是例行公事般的一臉漠然，更別提會轉過臉來笑著對著我說了。

後面幾天的遊覽中，我發現，無論什麼時候，他們永遠都是一副很淡然的樣子，無論遇到好事或者是壞事，他們永遠都會對別人笑，用漢語說謝謝。排隊的時候永遠是把年齡大的夾在中間；走路的時候從來都是排成整齊的隊伍；拍照的時候永遠都不知道搶好位置；吃東西的時候永遠都是把口袋裡的東西挨個分到每個人，即便大家都有；上車的時候永遠都是排隊上；見到乞丐永遠都會給錢；見到佛像永遠都是虔誠的拜一拜；需要等待的時候永遠都是安靜的等待，絕不會嘰嘰喳喳；遇到高興的事情永遠都會開心的笑；說謝謝的時候永遠都是面對別人的臉……

他們謙虛的認為自己沒有文化，卻不知道，他們懂藏語，也懂少數的一些漢語，儘管不會說，但是能夠大致聽懂。可身為漢族人的我，卻是一個藏文都不認識的。若說沒有文化，那應該是我。可我有這份謙遜嗎？沒有。

幾天的行程走下來，他們堅定的信仰，對佛的虔誠，對恩情的回報，對世事的看法，都開始影響我。他們人手一串佛珠，只要手上不拿東西的時候，就一顆一顆的捻佛珠，嘴裡也一直嘟囔一句藏語。

去雍和宮的時候，我和全陪，這個藏族漢子聊了一路。我問，他們天天嘴裡念的是什麼。他說，唸嘛呢叭咪吽，就是六字真言。用你們漢語說，大概就是，希望天下蒼生不再受苦。我說，他們每天就念這個嗎？為什麼是天下蒼生？他笑了笑，說，我們藏傳佛教的教義就是這樣的，以天下蒼生為重。然後，他給我講關於因果報應，六道輪迴。我似乎有些明白了藏民的寬容和淡然來自何處。

我問，為什麼這幾天總要辛苦的找餐館？其實吃團餐的地方多了去了。定好多少錢一個人的標準，餐館給安

排，比你這樣省錢多了，也方便多了。他說，他們出來玩一次不容易，如果吃的很不好，他們就玩不好，團餐雖然能吃，但是實在是不好吃。找個好點的餐館點菜吃，雖然很麻煩，也比吃團餐貴，但是他們感覺會好一些，出門在外，盡量讓他們舒服一點。我們不過就是少掙點錢，但是錢是掙不完的，夠用就可以了，掙很多錢，但是讓別人不高興，那會有報應的。我瞅著他，心裡觸動極大。平時聽這種話多了去了，是個人就會這麼說，但是，真正能這樣做的，又有幾人？

最後一天送站的時候，他們給我戴上哈達，並且放下手上沉重的包裹，輪流跟我握手，道謝。我發自內心的發現，我很捨不得他們。這和以往我帶的任何團隊都不同。以往送團的時候，都是想趕緊送走完事，玩了幾天鬥智鬥勇的累死了。可是送他們的時候，我從內心覺得非常不捨，不捨他們帶給我的幾天快樂淡然的日子，更不捨和他們在一起這種輕鬆無憂的感覺。和他們的相處，讓我覺得萬事其實都沒有太值得計較的東西。接觸了中國那麼多地方的人，從來沒有任何地方的人能讓我有這種被感化的感覺。

當他們檢票進站之後，全陪又一次出來，再次揮手道別。我說，我們必須要擁抱一下。於是我進到站裡，和他擁抱，告別。不知道他是不是會明白，其實作為導遊，天南海北見過的人太多了，但讓我覺得可以傾心相交的朋友實在不多。他是這不多中的一個。

帶了這麼多年的團，能認識這樣一個朋友，真是人生之大幸。

衷心的希望你們能再來北京，我們再相聚。

原載博訊

## 達賴喇嘛將出席美國民權運動20週年紀念活動

西藏人民至高無上的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將受邀出席明年10月份在美國伯明翰城市中舉辦的美國民權運動20週年紀念活動。

美國伯明翰市市長威廉·貝爾(William Bell)向媒體透露，伯明翰市已邀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第十四達賴喇嘛將於明年10月份，對該市展開為期兩天的訪問，尊者在此間出席美國民權運動20週年紀念活動。

威廉·貝爾市長表示，像達賴喇嘛這樣國際知名人物的到訪，有利於提高伯明翰在國際社會的影響。貝爾說，達賴喇嘛辦公室方面已經確定，尊者的到訪，因此，我們正在協商有關行程安排。

伯明翰民權研究所文化與展覽小組負責人艾哈邁德·沃德(Ahmad Ward)表示，達賴喇嘛尊者的到訪，將成為伯明翰市民權運動最有意義的歷史事件。將會有更多的人了解伯明翰，關注人權問題。

來源：西藏之聲

# 藏人銷毀佩刀等利器的原因探究

文/唯色

藏學家Charlene Makley（夏琳·克勒）女士，在2012年《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學刊關於藏人自焚事件而特別辦的特刊上著文《亡者的政治生命》，其中寫道：“正如我在2008年所觀察到的，對藏人抗議的軍事鎮壓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體制正式進入到一種異常狀態，它不再封鎖、圍困特定對象的敵人，而是封鎖、圍困整座城鎮和整個地區”，“當整個高原蔓延開集體的、非復仇的悲哀，當沉默在嚴密封鎖下燃燒，伴隨著政府安全部隊（以強迫失蹤的方式）和國家媒體（以不停的新聞檢查）的不斷清除，這些自焚者燃燒的軀體其實是在‘預示’嚴酷的、最終的（藏民族的）死亡，這點至為重要。”

然而藏學家的這個結論實在令人沮喪。那麼，有沒有任何不同的改變在發生呢？換句話說，在整個藏地，有沒有出現以自焚者生命換來的某種覺悟或者行動呢？

事實上，每個自焚者的事蹟及遺言都在當地廣為流傳，反響極大。比如在索巴仁波切自焚的達日縣，數百藏人自發地將數千把刀具、獵槍、子彈等集中銷毀，並誓言從此不再佩戴武器，不在內部鬥毆，不偷盜，不殺生，加強藏人內部的團結。而在連續六位藏人自焚犧牲的壤塘縣，數千藏人自發地將數千把刀具、獵槍等，交與壤塘大寺確爾基經學院、藏窪經學院銷毀，並宣誓從此不再爭鬥、不再殺生。

越來越多的民眾主動放棄、銷毀佩刀、槍支等，使我認識到這不只是在簡單地表達“我們再也不要攜帶武器”、“我們再也不要殺生”等願望，可能更具有深刻而長遠的意義，也即是出於對未來充滿危險的可能性的考

量，而產生的諸多源自本土的應對辦法之一。

何以這麼說呢？我始終堅信在藏地，有許多的高僧大德或民間精英，一直在思考我們這個僅六百萬民族的艱難處境及險惡命運。為免於被同化、被消失，無數藏人以各種行動在抗爭，包括以身浴火乃是最為慘烈的行動。然而，中國政府採取的是步步升級的鎮壓，甚至將自焚藏人全都定為有罪，自焚行為定為“恐怖主義”、“恐怖行為”，而未來，整個民族被抹黑為“恐怖分子”的集體形象將會不斷地被中國政府構陷下去，當然它的目的就是徹底扭轉藏人在全世界一直持有的非暴力形象。

通過多年來的殘酷事實，藏地的高僧大德及民間精英可能已經預見到這巨大的危險。而如今在康和安多興起的放棄、銷毀佩刀的行動，會不會是從現在起，就以自我犧牲的方式，來向世人展示藏人維護“非暴力”的形象，從而使將來有可能被抹黑成“暴力”的陰謀落空？會不會是促使更多的藏人，從現在起就相互警示，共同為整個民族的延續存在而甘願付出這樣的犧牲？

聯想到2008年之後遍及全藏地的種種“非暴力不合作”，比如“不過新年”、“罷耕”、“拉嘎（Lhakar）”等等，底層百姓以放棄、銷毀佩刀的方式，再一次體現了對“非暴力不合作”的堅持。更重要的是，這一行動是與寺院及僧侶一起完成的，諸多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範例，其實都與寺院及僧侶的影響力分不開。非暴力並不是簡單的、口頭的不暴力。非暴力不合作是有方法的，在藏地發生的不合作事例已經很多，需要有審慎的思考和策略性的規劃以及引導，而民眾很快就會意識到這類不合作所傳遞的信息。

原載唯色博客

## 一個“探測狗”在拉薩

文/王力雄

6月27日，我和妻子唯色坐火車從北京到拉薩。我的岳母住在拉薩。火車進站時，西藏國保已等在站台，先把我們帶到車站派出所進行了一小時的搜查。我背包中的一個電子“探測狗”被他們當做重要發現。那是一種用於探測無線竊聽器或無線針孔攝像機的電子設備，警察問我為什麼要帶它。我說為了檢查我在拉薩的家是否被暗中監控。警察扣押了“探測狗”。

隨後，我們被軟禁在拉薩家中，沒有任何法律手續，直到正在拉薩訪問的美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離開。我的

妻子唯色是一位敢於在公眾領域對中國政府表達異議的藏族作家，也是2013年美國國務院國際婦女勇氣獎的獲得者。警方對我們的嚴密控制，目的是防止美國人和唯色接觸，不讓駱家輝大使在當局安排的西藏盛世景象之外，聽到不同的西藏聲音。

駱家輝走後我們雖然可以出門，但是身後有人跟蹤；朋友試圖拍攝跟蹤者時被粗暴地砸毀相機；敢於與我們接觸的親友挨個被國保恐嚇。而國保把我從家裡帶走，要我交代為什麼攜帶“探測狗”到拉薩。



去年唯色在拉薩期間，用她父親的老相機，按照她去世父親上世紀六十年代拍攝的拉薩老照片，在相同角度拍攝下當今的拉薩。那是一個藝術行為。她多日奔走於拉薩的大街小巷，拍了19個膠卷。當一個來拉薩玩的內地女孩走前和唯色告別時，她托女孩把膠捲帶到中國內地沖洗。第二天女孩上飛機前，卻在過安檢時被“發現”裝膠卷的包裡有一把她從未見過的刀。於是包被警察拿去做“仔細檢查”，直到飛機就要起飛才還給女孩。匆匆登機的女孩發現，雖然裝膠卷的盒子是原來的，可是裡面的膠卷已經從唯色交給她的19個富士120正片，被調換成了15個空白的柯達135負片。是誰做的？可想而知。

唯色由此認為我們拉薩的家被安裝了竊聽器，因為托女孩帶膠卷的事沒有在電話裡說，也沒有通過網絡，只是

在家裡當面交給了女孩，在場的只有她二人。我這次帶著電子“探測狗”來拉薩，就是想查看一下家裡是否被安裝了竊聽器。我要求國保把“探測狗”還給我，他們的回答是那屬於“反間諜設備”，我無權擁有。

此刻正是斯諾登案被全球關注之時，中國政府對此幸災樂禍，似乎證明了美國也不比中國好，誰也別說誰。但是美國政府至少不會禁止公民使用“探測狗”，也沒那個權力。而在中國，政府可以任意侵入公民的任何空間，公民的“反間諜”卻不被允許。即使只有這一點差別，也足以讓人看到兩個國家的本質不同。

2013年7月4日於拉薩

原載唯色博客

# 西藏和中國的國家少數民族政策研究

文/ Michael C. Davis

在2008年，西藏發生的騷亂及其所面對的鎮壓，再加上在奧運全球聖火傳遞時所遇到的示威，吸引了不少國際關注，導致當時準備北京奧運的中國政府非常尷尬，並且面對著和達賴喇嘛談判以及解決危機的巨大壓力。隨著奧運迫近，中國政府雖然很快就採取行動去減低事件的傷害，但其後的行動和發表的聲明，卻令人不禁懷疑中國官方的誠意。中國官員迅速地在2008年5月於深圳與達賴喇嘛的代表舉行非正式會議，並安排分別在7月和10月下旬舉行第七和第八輪正式的對話，其時間僅僅在北京奧運會之後。中國政府所採取的方法，似乎只是為了撲滅眼前的火，待奧運會過去後，再重新把西藏問題牢牢控制住。中國政府對於關乎核心利益的問題，均是採取這種政策，長久以來均為人詬病，令人懷疑其處理問題的誠意。

雖然國際領袖和外交官員對於中國政府和西藏的對話抱有希望，但中國代表所作的明顯非常有限。他們只是重申了中國官方長期以來的立場，指雙方的接觸和對話，只是關於達賴喇嘛的個人前途，並非所謂「中藏談判」或「漢藏對話」，並且堅持三個「停止」—停止旨在分裂中國的活動、停止策劃煽動暴力，以及停止幹擾和破壞北京奧運會。中國官員對於達賴喇嘛採取輕蔑的態度，質疑他代表西藏人民的資格，堅持他必須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去和中央政府對話，並且對達賴喇嘛進行人身攻擊，指他為一隻「披著袈裟的豺狼」和「分裂分子」。中國官員並且重申，中國是一個和諧的社會，並沒有西藏問題。

為了回應中國政府在七月會議提出的要求，達賴喇嘛的代表在11月初的會議上正式提出了「為全體藏人獲得真正自治的備忘錄」（「備忘錄」），列舉了在中國憲法之下的自治依據。「備忘錄」載列西藏強烈希望在11個政策領域可以得到真正的自治，包括語言、文化、宗教、教育、環保、自然資源利用、經濟發展與貿易、公共衛生、內部治安、人口遷移和文化、教育，以及與其他國家的宗教交流，並且進一步提出把13個中國根據國家少數民族自治法律劃分的接壤藏區統合。「備忘錄」亦提出一項要求，在當地自治範圍內的法律，不須要中央的批准，即立法上的自治。在現時，少數民族地區下的法律是須要中央政府批准或修正的，西藏人似乎意識到中央過多的監控是現時自治政策失敗的原因。

中國政府對於「備忘錄」作出了迅速和嚴厲的回應。在2008年11月初，中國國務院的新聞發布會抨擊「備忘錄」根本是搞獨立。有關官員指西藏「真正自治」和香港「高度自治」的比喻，根本是尋求「半獨立」和「變相獨立」，但卻沒有解釋為何香港實行「高度自治」又不是「半獨立」和「變相獨立」。國務院更進一步指控流亡藏人和「渣滓」勾結，如民主人士、法輪功和「東突」恐怖分子。對於藏人對於控制移民的自治要求，官員以「種族清洗」來形容。國務院並聲明，「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所謂的『西藏問題』和『永遠不會作出讓步』」。

中國政府聲稱自公元1247年蒙古帝國時期開始，經歷元、明、清，西藏是中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Davis指出中國在古代和西藏只是有非直接的關係，並沒有真正的管治，直至1950年為止。在1951年，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入侵西藏時，達賴喇嘛面臨著一個他無法拒絕的選擇，讓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在國際支持不足以支持其他出路的情況下，他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十七點協議。那個時候的中國，似乎對獲得領土和抵禦外部帝國主義的關注，更甚於把藏人從封建制度的貧困解放出來。作為唯一的類條約協議，十七點協議承認了西藏的特殊地位，並承諾依據西藏本身的製度自治。早期的中國並沒有遵守這些特殊的承諾，推動西藏走向「民主的改革」。

中國在西藏及全國各地實施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源自於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條，以及於1984年通過並於2001年修訂的「民族區域自治法」（LRNA）。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條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民族區域自治法第15條規定「各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都是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的國家行政機關，都服從國務院」。民族區域自治法承諾少數民族就多個領域進行自治，包括語言、教育、政治代表、行政任命、當地經濟和金融政策，以及當地自然資源的利用。然而，有效運用這些承諾的自主權的行使是一個疑問。這些法律狹義地實施，並允許中央大大規模介入控制和國家的政治制度。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根據中國憲法第31條，適用於在香港及澳門的靈活辦法。

除了製度上的問題外，中國共產黨的控制對於自治更是一個更大的挑戰，這一點在立法的過程中更為明顯。每一個立法階段，每一個立法的草擬過程，都須要共產黨

不同級別的委員會批准。而中國的馬克思意識形態，把1950年佔領西藏視為「解放」，以及把共產黨管治視為「民主改革」。

在聯合國憲章和國際人權公約賦予了人民自決的權利。在2007年的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原住民在人權、自決和自治上獲得更大的國際支持。雖然聯合國的宣言並沒有約束力，但宣言當時幾乎獲得一致通過，使其約束力變相加強。在西藏而言，十七點協議讓西藏更能使用宣言解決問題。

Davis對於西藏問題有以下建議：

利用談判夥伴的優勢 國際參與達賴喇嘛使用「為全體藏人獲得真正自治的備忘錄」作為在中國和外國的政策平台考慮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為指導把這視為在類似的問題上中國的領導能力測試西藏解決問題的模式或可應用在新疆，甚至在內蒙古上。

(Michael C. Davis) 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教授，主要教授人權的課題。他對於不同的範疇都有研究，其中一個是西藏問題。對於西藏獨立或自治的討論，他認為這是屬於西藏人民自己思考的問題，對此抱中立的態度。他的研究所關注的，主要是去了解西藏人民嘗試去解決問題時所遇到的困難。這次研討會，他會講述他在西藏和中國的國家少數民族政策研究與和審視國際與中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分析一文的內容。

標題原文—西藏和中國的國家少數民族政策研究與和審視國際與中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分析。）

(筆錄：鄭家榮)

## 介紹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流亡社區

文/桑傑嘉

扎西德勒。大家好。我是一個西藏人，我的祖祖輩輩一直生活在西藏高原上。但非常遺憾，今天我是在印度和大家分享有關藏人的情況。

首先我補充一下西藏新聞自由的情況。有兩個情況。第一，2011年保護記者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報告，在這個報告中提到：2011年，中國關押的公民記者有27人，其中10位西藏人，6位維吾爾人。第二，自2009年發生自焚以來，藏人因向媒體傳達自焚消息，有45人被判刑。最重刑期是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還有被判10年，6年等。西藏的新聞自由情況很糟糕，當局限制國際媒體進入西藏。而在流亡社區新聞是自由的，我們有中文、英文、藏語非官方的媒體和流亡政府組織的媒體。這些媒體可以自

由地報道所有消息，自由討論社會的情況。在達蘭薩拉的藏人流亡社區可以看到CCTV所有的頻道，還有青海，四川和其它大陸的電視台。

我先講一下為什麼會有藏人流亡在外。西藏問題產生是因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後開始入侵西藏。1950年，中共軍隊和西藏政府軍在西藏昌都地區發生戰爭。因為西藏的軍隊從數量、經驗、武器上都無法與中共軍隊對抗，失敗後被迫簽訂了「十七條協議」，中國軍隊進入西藏首都拉薩。達賴喇嘛的西藏政府曾想盡辦法，試圖與中共爭取協議裡的權力，但發現中共沒有兌現協議的內容。中共開始改革西藏的政府和軍隊，剝奪西藏政府的權力，這種情況下西藏的局勢愈發嚴重。這只是在首都



拉薩的情況。在西藏其它地方，如康區和安多，自1956年中國政府在西藏推行所謂的民主改革。這對西藏的社會體系造成很大衝擊，藏人私人財產被剝奪，寺院的權力被壓制，中共摧毀寺院，與藏人發生衝突等。在康區發生這些事情以後，也影響了拉薩的情況。

到了1959年3月10日，中共邀請達賴喇嘛在拉薩的一個中共軍營裡參加演出，這讓很多藏人非常擔心。因為當時在安多和康區，中共已經在使用一個手段，他們邀請一些社會上很有名的人，比如寺院德高望重的喇嘛，以開會的名義把他們抓起來。正因為這些事情，藏人非常擔心達賴喇嘛去參加這個演出的時候，中共會對他不和。之前達賴喇嘛參加任何活動，都有自己的警衛隊的人員貼身跟隨。但是3月10日這天，中央提出達賴喇嘛的警衛隊不能攜帶任何武器，且限制他們進入中共規定的警戒線以內的範圍。民眾覺得很奇怪，也非常擔心達賴喇嘛去參加這個演出會被共產黨監控起來。

所以3月10日早上，拉薩城的所有民眾包圍了羅布林卡（羅布林卡是達賴喇嘛在夏天住的地方，稱為夏宮。達賴喇嘛冬天住在布達拉宮），不讓達賴喇嘛出去，也不讓中共的官員進去。他們認為要保護達賴喇嘛。隨著緊張的局勢越來越嚴重，中共的軍隊已經開始進行作戰的準備。達賴喇嘛一直在想辦法平息局勢，希望民眾散開，同時也一直勸告中共政府不要用武力解決問題。達賴喇嘛考慮如果民眾繼續在羅布林卡，中共肯定會採取強硬手段鎮壓，後果必定是有大量死傷，這不是他希望看到的。所以達賴喇嘛就和政府官員討論，先離開羅布林卡去西藏的山南地區，因為那裡沒有中國的軍隊，較為安全。達賴喇嘛一行人裝扮成俗人，於夜晚10點悄悄離開，兩天後到達山南地區。他們本想如當初計劃住在山南，等事件稍有緩和再同中國政府進行談判。但是到了19日，傳來中國政府開始攻擊羅布林卡向宮殿開炮的消息。這種情況下，任何的談判機會都沒有了。後來得到消息，中共安排軍隊追趕達賴喇嘛，這迫使達賴喇嘛與當時的跟隨者流亡印度。這就是今天十萬藏人流亡在印度的原因。

我講講第一代流亡藏人的情況。1960年，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搬到達蘭薩拉，其後陸續有流亡藏人聚集。印度對於藏人來說是一個很難生存的地方，因為印度的文化，習俗，生活方式，氣候等與西藏高原完全不同。當時流亡藏人最常說的話就是：「我們流亡到印度以後，我們只知道我們腳下的土地，其它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印度政府給予藏人一些幫助，建立了基金，在生活上提供一些援助。但是政府也沒有辦法安排工作，於是提議藏人去喜馬拉雅山南部修公路，由印度政府提供食物和補貼（很小數額的工資）。但最大的問題是，藏人一直生活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突然到達印度南部這樣的熱帶地區，由處於雨季，很多藏人的健康出現問題。還有很多小孩，因為父母在修公路沒有人看管就死掉了。這種情況下，達賴喇嘛的母親和姐姐在達蘭薩拉建立了一個托兒所，撫養

藏人的小孩子。在印度南部，印度政府提供一大片原始森林給藏人，藏人砍掉所有的樹木，開墾，種地。當時叢林裡還有很多大象，踩死了許多藏人。條件惡劣，大家住在草棚裡面。但是這樣艱難的情況下，藏人繼續努力，開荒種地，紮根在這片土地上。八年以後，藏人完全可以自己獨立生活，不再需要印度政府的援助。

除了農業，有些藏人也開始做一些西藏傳統的手工，比如說做佛像，藏傳佛教使用的法器，手工藝品等等。流亡政府建立的第一個建築就是學校，而不是寺院。流亡政府非常清楚地認識到，西藏被佔領是因為我們只重視傳統文化，卻沒有重視現代文化。當時印度政府說西藏的小孩子可以送到印度各地條件很好的小學接受教育，但流亡政府堅決要求建立藏人自己的學校。在開始的二十年，流亡藏人考慮的主要是生存問題。而在中共在西藏經過所謂的「民主改革」還有如文化大革命之後的運動後，西藏的文化面臨被毀滅。這時流亡政府開始建立寺院，讓從中國流亡過來的西藏僧人向第二代藏人傳播西藏文化，使其得以傳承。1960年達賴喇嘛建立議會，在西藏實行民主體制。流亡政府的民主體制是從上而下的，達賴喇嘛親自推廣。經過50多年的改善，流亡社會的政府組織體系提升到完全符合民主體制的整體。

剛才講的是第一代流亡藏人的情況，我是第二代流亡藏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開始採取一些比較寬鬆的政策，西藏流亡社區與中國境內的藏人之間恢復了一些往來。有一個數字，2008年西藏發生抗議之前，每年有2500-3000人會流亡到印度，其中70%都是青少年，來印度的流亡藏人的學校學習。主要原因是在西藏，學校主要教授中文全部是中文，西藏的文化作為選修課程。在學校，學生們沒有機會接受西藏傳統的文化教育。很多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既學到現代的科學知識，也學習自己傳統的西藏文化，所以很多父母把孩子送到印度。另外一部份就是僧人。中共對西藏的寺廟進行控制，每年都會搞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強迫僧人批判和攻擊他們的最高上師達賴喇嘛，這對僧人來說壓力很大。作為一個佛教徒，他沒有辦法攻擊自己的精神領袖。而且在西藏，經過各種運動，藏傳佛教的傳承已經沒有完整的體系。當西藏的僧人學習佛法的時候，他們沒有辦法學到完整的內容，所以他們流亡海外。第一代流亡藏人，除了宗教領袖達賴喇嘛，還有四大傳承的領袖，所以這些佛教傳承的正統在印度。中國有一種說法：舊西藏沒有學校。但在西藏，寺院就是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宗教中心，寺院就是傳播文化知識的地方，西藏的三大寺就是三個佛教大學。這種說法只是中共按照自己的理解歪曲事實。

2008年以後，情況發生變化。第一，非拉薩的藏人進入西藏受到限制，藏人如果想要離開西藏，拉薩是必經之地，無法進入拉薩就無法流亡；第二，西藏邊境的管制變得非常嚴格。這兩個原因造成08年後流亡人數銳減。第二代流亡藏人，像我自己的流亡過程是這樣：我先到達拉薩，然後在拉薩尋找同樣要流亡的藏人，當時找到

了28個人，最小的是一個8歲的男孩。我們秘密藏在一部卡車裡，從拉薩出發，日夜不停地走了六天六夜。然後我們開始步行，全程都是山路。我們不停地走了12天，遇到了尼泊爾的西藏流亡政府接待中心，前後共用了18天左右。非常幸運的是，我們在路上沒有遇到任何的困難，我們沒有生病，沒有遭到邊防警察的追捕。新一代的藏人主要都是選擇在冬天流亡。因為在冬天，整個喜馬拉雅山中部的邊防警察會因天氣寒冷撤離，我們就趁此機會跨越喜馬拉雅山。但危險的是，如果下大雪，很容易在山上迷路，有的人掉入冰川，有的人被困住然後因缺少食物而餓死。2007年藏人流亡被邊防警察發現，於是警察開槍殺人，導致一位尼姑死亡。我們向世界的媒體介紹的時候，大家都無法理解，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但當時有一些西方的登山團體在雪山登山，拍攝了錄像和照片，世界震驚，這些大家在YouTube上面都可以找到。

還有一段時間，中共與尼泊爾警察進行交易，藏人到達尼泊爾境內就會被遣返，送到中共軍方手中。我有個朋友，他流亡，然後被抓，被關押，然後送回戶籍所在地，然後他又再逃跑，如此循環往復，直到第四次流亡才成功。新一代流亡藏人到達尼泊爾後，可以按照自己的年齡，自己的選擇進入不同的學校或寺院。流亡社會的教育是免費的。我們建立西藏兒童村，採取家庭式的管理。二十幾個小孩子，他們有爸爸、媽媽，年齡大一

點的小孩是哥哥、姐姐。這讓大家感受家庭的溫暖，健康地成長。到了15、16歲的時候，他們就會被送到男、女生宿舍，分開居住。流亡藏人中的孩子高中畢業後參加印度的高考統一考試，按照考試分數可以去上印度的大學，或者可以選擇上西藏文化的大學。每年大概有幾百藏人畢業，藏人畢業生的就業問題比較嚴重。大部份的學生非常希望在流亡政府工作，是政府無法提供這樣多的就業機會。所以有些人會自己做生意，或者為印度的公司工作等。

現在流亡藏人有超過12萬人，其中10萬在印度，一萬多在尼泊爾，還有不丹，美洲等。流亡政府的工作有兩部份。第一，管理流亡社區，從藏人的健康、教育、生活等方面照顧藏人。第二，爭取解決西藏問題，爭取西藏自由，發出境內藏人無法發出的聲音。流亡藏人議員的產生方式是一，根據地區，安多、康區、衛藏每個地區10人，必須有兩人是女性。每個佛教傳承2人，共8人，西藏傳統宗教苯教有2人，加起來共10人。另外美洲有兩個議員，歐洲有兩個議員。總數是44人。議會作用是立法，監督和管理政府的所有工作。1991頒佈的《西藏流亡藏人憲章》是流亡社區的最高法律。

大致的情況就是這樣，謝謝！

原標題—介紹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流亡社區、新聞及議會組織法及狀況

(講者：桑傑嘉，翻譯：Maris)

## 文成公主的神話

文 / 王力雄

很多中國人都是通過文成公主的神話認識中國與西藏的歷史關係，似乎中國把公主嫁到哪，哪就從此屬於中國了。這是一種有些可笑的邏輯。事實上當時的西藏非常強大，勢力範圍向西越過帕米爾高原，波及阿拉伯和土耳其控制區，向北到今日的中國新疆和甘肅的河西走廊，向東曾經佔領中國四川、雲南的大片領土。那個時期的藏民族以征服者的姿態，在整個中亞到處安營扎寨。唐朝開國的李氏家族本身帶有突厥血統和文化背景，把聯姻當作一種平定邊疆的政治行為——可想嫁一個公主遠比調遣大軍來得便宜。王室的女兒多得很，何況帝王並不嫁自己的親生女兒，文成公主亦只是宗室之女。唐朝前後嫁到“諸蕃”的公主有15人之多。在嫁文成公主之前，唐太宗李世民就已經把弘化公主嫁給吐谷渾王，將衡陽公主嫁給突厥處羅可汗之子。當時的藏王松贊乾布知道了吐谷渾王娶了唐朝公主，也向唐朝提出了同樣的要求。

不知是因為松贊乾布態度倨傲，還是因為那時唐太宗對西藏沒給予充分重視，反正一開始唐太宗沒同意。松贊乾布大怒，帶領大軍先討伐吐谷渾，繼而攻入唐境，並

致書唐太宗：“若不許嫁公主，當親提五萬兵，奪爾唐國，殺爾，奪取公主”，那是何等的豪邁啊。

固然以當時唐朝之強盛，不至於屈服松贊乾布的武力，不過雙方打了一陣互有勝敗的戰爭，足以使唐太宗認識到當時被稱為吐蕃的西藏不可輕視。當鬆贊乾布再次緩和姿態，撤兵並重派使者帶禮物到長安求婚時，唐太宗立刻同意將文成公主許配給松贊乾布，連其所派的求婚使者都被賜予瑯琊公主的外孫女為妻，可見太宗撫慰吐蕃之心的迫切，所以文成公主進藏在一定程度上應該算是無奈。

文成公主之所以比其他外嫁的公主更留名，大概主要是因為她去的是被認為最荒僻的地方，一去三十九年，至死沒回中原，因而從惜香憐玉的角度更值得同情。青海境內倒淌河之名，傳說就是文成公主去吐蕃的路上，在那河邊的山上回望即將永別的家鄉，哭得讓河都改變了流向。文成公主死後三十年，唐朝又有一位金城公主被嫁到吐蕃。她的傳說就更慘。唐中宗李顯親自送金城公主出長安百里，悲涕噓唏，為表達傷感，將他與金城公主分手之地命名為愴別裡。可見為了換取與吐蕃的



和平，唐朝皇帝不得不割愛的程度。而原本吐蕃方面說的是為吐蕃王子求婚，等公主到了吐蕃，娶她的卻是藏王。公主那時僅十三、四歲，藏王贊普據說已經老得滿頭白髮和鬍鬚，看不出臉在哪一邊了。

不能說公主進藏對中國與西藏的關係沒有作用。比如松贊乾布娶了文成公主，吐蕃十年沒有再對唐朝用兵。然而十年在歷史長河中不過是一瞬間。松贊乾布死後，文成公主守寡二十九年，其在世之時吐蕃與唐就不斷發生衝突，以後的百年間更是幾無寧日。其中公元763年，吐蕃竟攻陷大唐首都長安。而當時的吐蕃首領赤松德贊王就是金城公主生的兒子……

講了這麼多公主，為得是說明以一相情願的立場，距離事實真相可能遠到怎樣程度。雖然史學界還不至於把嫁公主當成國家主權的證明，但是過份誇大文成公主對西藏的重要性，在中國卻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好像是文成公主才給西藏帶去文明，包括醫療知識、技術工藝、烹調技巧、蔬菜種子，甚至西藏的佛教都是文成公主帶去的。就算這中間有若干真實的成分，但是過份強調就成了一種盲目的民族自大，似乎只要漢民族嫁出去一個女兒，就能改變另外一個民族的文明和歷史，並且成為兩個民族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根據，那其實不過是一相情願的神話。

##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敦 促中國與藏人代表進行 對話

美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先生於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聲明中敦促中國領導人，同達賴喇嘛或他的代表進行建設性對話，來解決西藏的緊張局勢。

駱家輝先生強調，“作為大使，我見證了中國具有豐富多彩的文化。同時我也看到，當局加大了對維吾爾族、藏族和蒙古族的管控措施，並踐踏了這些少數民族的宗教文化等基本權利。這些措施影響到社會的團結，希望中國政府在沒有歧視下保護其所有公民的基本權利。

駱家輝先生還敦促中國領導人與達賴喇嘛或他的代表進行建設性對話，以緩解目前西藏的緊張局勢。

來源：西藏之頁

## 中共又在比如縣逮捕了 兩名青年歌手

據西藏境內可靠消息，11月30日晚間，比如縣青年歌手貢布丹增在拉薩突然遭到中共逮捕，原因是之前他發行

幾張專輯，歌中呼籲提倡西藏語言的普及以及擔憂西藏命運等內容，他的歌曲廣受聽眾歡迎。

貢布丹增曾發行多個專輯，其中《雪域西藏無新年》一首頗有名氣。

貢布丹增是比如縣夏曲鎮人，現年25歲，家中有父母和妻兒。

另外，比如縣青年歌手赤列才嘎在那曲訓練駕駛時被抓，赤列才嘎也之前發行多個專輯，當局指控歌詞涉嫌敏感的政治問題而遭捕。他發行的專輯中《團結之聲》頗受西藏民眾讚賞。

赤列才嘎比如縣比如鄉人，現年22歲，家中有母親和妻兒。

來源：西藏之頁

## 比如縣一高僧在獄中遭 中共殘害致死

11月23日，中共軍警突然趕往西藏比如縣達爾木寺，強行帶走該寺經師阿旺嘉央和僧人格桑確朗及另一名僧人，並對他們的僧舍進行搜查後，拿走了他們的電腦及一些私人物件，強行關閉了達爾木寺。

阿旺嘉央等僧人遭捕後一直到12月17日沒有任何消息，可是，17日那天中共當局在沒有任何說明下，把經師阿旺嘉央的遺體交給了其家人，經師阿旺嘉央的死因成了結不開的謎。

發生這一事件後，家人和民眾對當局的殘暴行為感到非常地憤怒，但是在強勢政府的打壓下沒有地方去訴說和抱怨。

與經師阿旺嘉央一同遭到被捕的達爾木寺僧人格桑確朗關押何處也無任知曉，雖然他的家人有四處打聽，但是至今沒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另外與他們同時被捕的僧人近期獲得釋放。

西藏比如縣達爾木寺經師阿旺嘉央原籍比如縣茶曲鄉多托村人，終年45歲。1987年出家人寺，1989年流亡到印度進入了印度南部的色拉寺院，他在色拉寺近20年攻讀佛法五部大論及科學教育培訓，並以豐碩成績考取格西學位。

2007年，經師阿旺嘉央返回故鄉西藏比如縣，在比如縣達爾木寺擔任佛法經師，期間受邀到比如縣多個寺院傳授《因明學》等佛法課程。

在2008年，整個西藏地區發生了和平抗議時，當局指控經師阿旺嘉央與“境外聯繫”的罪名判刑兩年。出獄後至今，經師阿旺嘉央時常教導以當地年青人為主的藏人，告訴他們要遠離內鬥、賭博、酗酒等不良行徑。因此當地僧俗民眾對他非常敬佩，可是這次遭到逮捕後，在短短24天中被中共當局殘害致死。

來源：西藏之頁

# 中共強迫藏人插五星紅旗是佔領軍心態

文/ 陳維健

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中共在西藏問題上一再強調的立場，但中共在西藏的許多政策，卻把它看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佔領區。

中共在強迫西藏的寺院與藏民的家中懸掛中共領袖像後，唯恐藏人的不滿與反抗不夠，又強迫藏人的住宅插上五星紅旗。這種做法只有一方佔領一方的陣地，一國占領一國的城市才會發生。就像當年日本軍隊侵略中國，每佔領一個城市，就插上日本的"太陽旗"。如果西藏與中國其它省是同等的，就不必強迫西藏的城鎮插上五星紅旗了。西藏雖然在中共政權統治下超過半個世紀，但中共依然把它看 作一個佔領區。

對於藏人來說，在寺院住宅強迫懸掛中共領袖的肖像，對他們的精神生活已經夠侮辱了。在中國其它省市，漢人的家，漢人的寺廟沒有規定掛領袖像，卻偏要藏人掛。政府也沒有規定中國其它省市漢人的住宅要插五星紅旗，卻強迫藏人插五星紅旗，這讓藏人情何以堪。何況藏人有自己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有自己的"雪山獅子旗"，而"雪山獅子旗"又是毛澤東認可的旗子，現在將雪山獅子旗打成西藏獨立旗，實在是沒有道理。香港可以有自己的"紫荊花旗"，有著不同歷史文化傳統的藏民族，怎麼掛自己的旗就成為獨立的標誌啦！強迫插五星紅旗，是赤裸裸的佔領軍行徑。

插旗的政策在藏區執行以後，插旗與拔旗就成了佔領與反抗的交織戰，白天中共幹部逼著藏人把紅旗插上，晚上藏民又把紅旗拔下來。當局要求各村鎮基層黨組織做好"護旗"工作，還要立下保證書。這些做法如同當年日本佔領中國鄉村城市，建立保甲制度一樣，保證村民、居民對日偽政權的忠誠。去年以來多個藏族鄉鎮因藏民反抗插旗而遭軍警毒打，藏區的甘孜縣與爐霍縣都發生了類此事件。

中共對西藏統治五十年來，始終沒有放棄佔領軍的心態，只要這種心態不改變，中共對藏的政策就不會改變。中共在西藏問題上還有一個誤區，認為只要把西藏的經濟搞上去，把藏人的生活搞好了，一切問題就解決了。在中共眼裡生活就是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是完全被摒除在外的，他不知道在物質生活無憂後，對精神生活的要求更為強烈，特別對幾乎全民信佛的藏民族來說，在他們看來精神生活要比物質生活重要得多，今世要為來世求幸福。中共在藏區造了許多公屋給藏人住，本是一件好事，但卻不知道這種連排的公屋並不適合藏人的生活方式，還要在公屋插上五星紅旗，這如同將尖刀插在藏人的心上，藏人是寧願住在牛皮帳篷也不願住政府

難聽一點就是愚昧無知。更何況中共提高藏人生活，往往集中在少數西藏權貴者這裡，大多數藏人的生活並沒有相應得到提高。

西藏問題其實並不複雜，也很容易解決，只要讓藏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就可以了，也不必給予這個支援，那個幫助。藏人能夠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了，也就不存在民族矛盾了，也不存在獨立的問題。西藏的諸多問題，實實在在都是由中共的佔領軍心態所至。中共要解決西藏問題先除去佔領軍心態，再拔掉旗，拆掉像。原載博訊

## 達賴喇嘛尊者和司政致函 悼念曼德拉逝世

南非國父、前總統、反種族隔離鬥士納爾遜·曼德拉因病於12月5日逝世，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先後致函表示哀悼。

達賴喇嘛尊者在寫給曼德拉的家人信中，對曼德拉的去世表達深切的哀痛與慰問。尊者寫道：世界失去了一位偉大的領袖，他堅定不移的意志與決心在南非結束種族隔離後達成民族和解與國家和平轉型的進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尊者還表示，儘管曼德拉已經離去，但他的精神將繼續傳遞下去。我們對他的最好紀念，是竭盡所能促進人類的統一性和像他一樣致力於世界和平與種族和解”。

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於今天（12月6日）上午，在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度北部達蘭薩拉就南非反種族隔離鬥士、首位黑人總統納爾遜·曼德拉逝世舉行新聞發布會表達深切的哀悼。

司政在新聞發布會上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對納爾遜·曼德拉的逝世表達了深切的哀悼和慰問。並表示：“納爾遜·曼德拉是全球和平的標誌，他的逝世，使世界失去了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成功的反種族隔離運動給了我們藏人正義必將勝利的希望”。

司政洛桑森格在致南非總統雅各布·祖馬先生的慰問信中表示，“納爾遜·曼德拉是對全球和平的標誌，他的逝世，使世界失去了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成功的反種族隔離運動給了我們藏人一正義必將勝利的希望。他的和平、和解與人類的統一性的精神將繼續傳遞下去，並鼓舞和長存世界各地的許多人的心中”。

來源： 西藏之頁



# 《翻身亂世：流亡藏人訪談錄》之：康 區理塘 熱珠阿旺 3-1

採訪者：唐丹鴻 翻譯：桑傑嘉

採訪地點：達蘭薩拉 採訪時間：2010年8月

熱珠阿旺：1927年生於西藏康區理塘。九歲入理塘寺出家。1950年代表理塘寺院和理塘地方民眾赴達孜多（康定）與中共接觸，前往中國北京等地參觀。1957年，以抵抗中國奴役為宗旨的「四水六崗」組織創立者之一。1958年，前往山南珠古塘成立「四水六崗」軍，擔任要職。多次與中共軍隊正面交戰，並在山南工噶縣境內伏擊中共軍方車隊大獲全勝。1959年3月，從紮囊護送達賴喇嘛尊者至瓊結後，再次返回山南阻擊中共追兵。1959年流亡印度。1962年至1976年在印度西藏特種軍22軍服役，擔任代本（團長）。現居住在印度新德里。

## 1·好日子即將不再

我1927年出生在理塘熱鐘啦。我母親叫卓瑪曲尊，父親叫平措仁欽。父親是這個地方的頭人，這個頭人頭銜是國民黨給的，哈哈。之前我父親並不是頭人，但在村子裡有一些影響，比如調節糾紛，衝突雙方都聽他的，他的人品得到了公認。我九歲那年聽人說，父親被國民黨的一個旅長和巴塘的一個師長任命為了「甲本」（譯注：百戶長）。

我父親主業是做生意。我家在牧區和農區都有產業，父親也管理在牧區和農區的事務。我母親操勞很多：我們有五個兄弟和一個妹妹，母親照料孩子、在農區照料田地莊稼，到牧區關照放牧牛羊等事。儘管那麼忙，但母親每天堅持磕五百個長頭。我九歲左右時，母親就去世了。因為她人好，當時村裡的人都哭。母親去世後，我妹妹每到晚上就哭著要媽媽，整夜整夜地哭。雖然有保姆，但幾個月來都是這個樣子，讓父親辛苦了很久。

我童年時的家務是去山上放羊。村裡孩子們都喜歡從家裡帶一些食物，到野外野餐。小孩子還偷村裡人的木柴，晚上點一堆火玩，不回家。這些就是我小時候喜歡玩的事。另外我還喜歡念瑪尼（譯注：經咒），沒有人特別教過我，我是自己學會的。

九歲那年，我去理塘寺出了家。我是自己要去當僧人的。在我們家鄉，如果你逗小孩：「你是想出家呢？還

是想嫁人或者娶老婆？」小孩子都會說：「我要出家！我要出家！」如果你再逗，說：「不不，給你找媳婦兒或老公」小孩子就會哭鬧。所以，出家既是小孩子的願望，也是父母的願望。我父母有五個兒子，四個都出家當了僧人。慢慢長大後，也有還俗的。比如我哥哥還俗了，我還俗了，我弟弟也還俗了。我們兄弟幾個只有一個堅持沒有還俗，他最後考上了格西，利益了家鄉的寺院！

在去理塘寺出家的路上，我平生第一看見了漢人，他們是國民黨的駐軍。以前就聽父母說過：「『筷子』是漢話，『饅饅』也是漢話，漢話和藏話是不同的，漢人和藏人也是不同的。」所以看見漢人駐軍時我心想：以前父母說漢人跟藏人不同，現在親眼見到，果然不同啊。漢人連衣服都跟藏人完全不一樣！

我出生以前，趙爾豐、國民黨，都在我的家鄉打過很多仗，所以我很小就聽大人們講過，漢人砍過很多仁布切（譯注：轉世高僧）和僧人的頭，以前被漢人殺死的人，轉世後從他們身上都能看到一些印記。我們那兒有一個人，年紀比我小一點，他脖子上有一圈胎記，大家都知道那是他前世被砍頭的印記。聽過太多這類故事，所以在見到漢人前我就不喜歡漢人。

就在我出家的那一年（譯注：1935年），共產黨被國民黨追趕，紅軍到過達孜多（譯注：中國更名為康定）、理塘、甘孜等地，跟當地藏人也發生了很大的武裝衝突。當時共產黨從郎倉到了理塘，那些紅軍是沿著娘曲河來的。理塘的僧俗民眾守候在河邊阻擋，與紅軍打了慘烈一仗，雙方都有很大傷亡，但理塘人最終未能擋住紅軍，民眾退回了寺院和家裡，紅軍就直接開進了理塘寺，強行佔領理塘寺十多天，搶了糧食和錢財，但沒有摧毀寺院。然後共產紅軍去了甘孜，一個也沒有留下。我們還聽說毛主席也來過甘孜，後來才知不是毛主席而是周恩來（譯注：應該是朱德）。他們經德格、甘孜等返回中國去了。

我從九歲到十八歲都在理塘寺學習。十八歲那年我被選為了寺院的「雪倉」。「雪倉」要為寺院經商，掙錢提供僧人們的日常開銷。「雪倉」必須是出生於大戶人家

的人，不然生意做虧了沒法賠償。我生意做得很好，職位節節遷升，差一點就當了理塘寺的最高長官哈哈。理塘寺有一個「雪巴果倉」（譯注：寺院的財經辦公室），一共有六個人。我有一個搭檔叫達熱曲傑，也是「雪倉」，他與我一起負責寺院的貿易事務。我們的大多業務是在達孜多（康定），以經營茶葉為主，有時候也去雲南。

在達孜多，我們跟那裡的國民黨官員都認識。他們說：「現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在打仗，如果共產黨打贏了，你們藏人和我們漢人都沒有好日子過。共產黨打贏的可能性很大。」這些人還說：「你們如今還做什麼生意啊？趕緊及時行樂吧，以後沒有好日子了。」我們聽了後，也沒有做生意的心思了。

## 2·殺了那麼多人

1949年，我二十一歲，在寺院的職位遷升了，除了做「雪巴」，還擔任了「貢松朵旦巴」（譯注：寺院的一種高級管理）。那年國民黨戰敗時，我正在達孜多收賬，有些國民黨漢人欠了我們很多錢。還有些茶葉沒發貨，我是去辦這些事的。我到達孜多時，共產黨也到了達孜多。當時達孜多的民眾歡迎共產黨進入，國民黨也沒有抵抗，所以沒有打仗。共產黨進達孜多不久，國民黨的「田師長」又來了（譯注：原國民黨軍田中田師），共產黨就撤走了，田師長又掛出了國民黨的國旗。一周後有一天，田師長通知民眾不許出門。那天來了兩架國民黨的飛機，空投了很多東西。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反正很多。空頭的第二天，田師長拿了這些東西往木雅方向去了。後來聽說田師長他們從木雅去了理塘，還去了察隅。田師長的真正目的是去西藏，想與噶廈政府聯合抵抗共產黨，噶廈政府沒有答應他。田師長他們只好從察隅去了緬甸。田師長和其他官員最後去了臺灣，而他的大多數部下卻在察隅被共產黨殲滅了。

這邊共產黨又進了達孜多，把田師長沒能帶走的東西都分給了窮人，富人不敢去領。在達孜多，共產黨開始清查國民黨殘部。凡是給國民黨做過事的人都被抓捕了，每天抓四到五輛軍車的人，把他們拉到達孜多的一個飛機場。機場附近有一條河，共產黨在河邊把他們捆起來，插上一個牌子，用機槍槍斃。每天拉四五輛車的人去槍斃，眾人可以走近去觀看殺人，但我和我的同伴沒有近看，遠遠的看。當時我們異常吃驚，覺得共產黨真的是魔鬼，殺這麼多人！雖然殺的不是藏人，是國民黨的殘部。他們每天就這樣殺上百的人，殺了十五天左右。另外還有很多漢人自殺。在達孜多的阿曲河邊，每天早上都能看到，有國民黨殘部的家屬自殺。跳河沒有死成的婦女，在河邊抱著大石頭哭泣。共產黨人看到後就把他們給抓走了。後來有一天，突然停止屠殺國名黨殘部的人了，據人講是因為聯合國指責毛澤東殺人太

多，毛下令讓停的。這些事情使我們看清了，將來絕不會有好日子過，所以達孜多的藏商們都丟下商店跑回家鄉了。

## 3·代表理塘與漢人見面

漢人到達孜多不久，就以平措旺傑和另一個藏人的名義（譯注：平措旺傑，見維琪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8E%AA%E6%B1%AA%E6%9D%B0>），給理塘寺寫了一封信，說共產黨要去理塘，勸說理塘寺不要組織抵抗。理塘人認為，以前紅軍來理塘時與我們打過仗，所以這次這些漢人是要回來報復。理塘僧俗做了充分準備，派了人在娘曲河邊防守。結果共產黨知道了這個情況，解放軍沒有直接進入理塘，而是改從木雅到了道孚，從道孚去了德格崗托。共產黨給理塘當局發來電報，請理塘派代表與他們會面。共產黨說：「我們是來幫助你們的。我們不是以前的共產紅軍，我們是人民解放軍……」接到這個電報後，理塘方面也派了探子去道孚觀察。探子回來說：「那些漢人對一路的民眾很好，的確不是以前那個共產紅軍了。」

理塘寺也給我來了電話，讓我去見一下達孜多的共產漢人。可我不知道要說什麼、做什麼，就決定回理塘去問個究竟。路上我也看見解放軍，是十八軍，正從道孚、甘孜、木雅等地向崗托開進。我抵達理塘時，遇到了那些沿娘曲河防守的理塘人。他們問我路上是否看到漢人了？我告訴他們漢人從道孚走了。回到寺院，高僧們和僧眾、理塘所有的頭人和民眾、還有那些從道孚等處回來的探子，正在理塘寺裡開會，討論是否派代表去達孜多與漢人會面。我就是這樣知道上面那些情況的。這期間平措旺傑他們還派人送信到理塘寺，勸我們不要跟解放軍打，說如果打的話，對我們沒有任何利益。

究竟要不要派代表去見漢人？理塘寺這個會開來開去確定不下來。人遇到麻煩時就問神，理塘寺喇嘛多，就讓喇嘛們占卜看看。喇嘛們占卜後說還是去好，主要是去對共產黨說明：請你們尊重我們的宗教自由、尊重當地風俗。如果你們遵守這些條件，我們就不把你們當敵人，可以與你們合作。如果你們不遵守這些條件，我們就不能接受。

接下來派誰去，又決定不下來。喇嘛們又在班丹拉姆像前占卜（譯注：班丹拉姆，藏傳佛教護法神，漢譯吉祥天女）：把六個候選人的名字分別寫在紙上，包在糌粑團裡，供在班丹拉姆前，然後僧人整夜念經。第二天由寺院堪布把包著名字的糌粑團放在一個盤子裡，端著盤子晃圈，嘴裡念著「覺沃仁布且」，轉著轉著盤子裡的糌粑團跳了一個出來，打開看是我的名字，我就成了寺院方面的代表。我的名字之所以在這六個人中，一是因為我是寺院的「貢松朵旦巴」（高級管理），二是寺院的大喇嘛和其他負責人都不敢去。另外還有一個理塘民



眾代表，也是這樣占卜出來的。我們兩個就是理塘派去達孜多與漢人會面的代表。

我們騎著馬，帶了隨從幫夫就去達孜多了。解放軍派了兩輛車在達孜多外的宗嘎迎接我們，到達孜多後給我們安排了很舒適的房子。康區其他各地的頭人代表，德格、木雅、娘榮、霍則等部落的頭人們都已經到了達孜多，僧人俗人代表共約上百人。那時，十八軍已經從達孜多進入木雅，開到了崗托渡口。（譯注：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第十八軍為攻打昌都戰役的主力。1950年10月中國發動昌都戰役，解放軍三萬餘人很快打敗了僅有八千餘人的西藏軍隊。1951年5月簽訂城下之盟《十七條》）（待續）

## 達賴喇嘛尊者在日本國 會發表演說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於11月20日應邀參訪日本國會，向上百名國會議員發表演說，表示日本作為亞洲領先的發達國家之一，希望推動世界和平。

達賴喇嘛尊者在出發前往國會之前，接見了一批在日本留學的藏人學生和華人，尊者表示，學習佛學的目的是培養智慧，消除無知和克服痛苦，並鼓勵他們要成為一名二十一世紀的佛教徒。

在達賴喇嘛尊者抵達國會大廈時，受到日本國會議員山谷繪裏子女士和資深國會議員平沼赳夫先生的熱情迎接，並陪同前往國會。等候在國會會議廳的日本8個政黨的共150名議員以熱烈的掌聲迎接達賴喇嘛尊者到訪國會。

達賴喇嘛尊者在日本國會就道德倫理、世界和平、宗教和諧、環境問題以及慈悲力量為主題而發表了演說。

尊者也向議員們表示：“日本是最具現代化的國家和亞洲領先的國家之一，日本的宗教傳統，應對世界的和平作出貢獻。希望你們能和我一起建設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

尊者還表示：“在流亡將近55年的時間裡。很多人都向我們表示了同情和支持，我很感謝你們。由於流亡藏人在2001年選出了政治領導層，我成了半退休狀態，並在2011年選舉後，我完全退休，我將所有的政治權力移交給了民眾選舉的領導人。因此我也主動結束了達賴喇嘛的政治權利。這是我小小的貢獻，也是藏人民主進程中的一部分”。

此外，西藏的生態環境問題。西藏在全球的環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個中國的生態學家把西藏稱為“世界第三極”。因此西藏的環境問題不是只涉及西藏，而是影響亞洲十幾億人口的水源問題”。

尊者最後表示：“很多朋友都告訴我，中國新的領導似乎是更加實際和現實。習近平採取了嚴厲的反腐敗的行動，在這方面他似乎是一個有勇氣和行動的人。在最近

完成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也提出了改善農村人口的生活水平等決定。

在提到有關藏人自焚事件時尊者重申，發生這些事件是非常令人可悲，自焚的藏人選擇犧牲自己寶貴的生命，不是因為他們喝醉了或是家庭問題的困擾。而是他們面對緊張的局勢下，才選擇了這樣的絕望方式進行抗議。對此事件我很難表態，因為我無法向他們提供任何建議。中國當局應該對發生自焚問題的根源進行調查，調查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藏人選擇這條路”。

來源：西藏之聲

## 達賴喇嘛抵達印南西藏 色拉寺受上萬民眾迎接

12月24日，西藏人民至高無上的領袖達賴喇嘛尊者，抵達位於印度南部的貝拉庫北流亡藏人社區，色拉寺傑、麥兩經院分別為尊者舉行了隆重的迎接儀式。從25日起，達賴喇嘛將正式向3萬多名世界各國的信眾，展開傳法活動。

12月24日上午11點左右，達賴喇嘛尊者抵達印度南部卡納塔克邦貝拉庫北流亡藏人社區。藏傳佛教各大教派寺院的高僧與堪布，以及來自不同國家的僧俗信眾進行了隆重迎接。

達賴喇嘛尊者在色拉寺傑經院舉行的歡迎儀式上做了簡短的演說，強調自己這次來主要是為繼續教授《菩提道次第》，希望大家不要覺得好像達賴喇嘛到這裡，給人一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就可以了，從明天開始，你們要全心全意地聽法，而我也會認真地教授，大家要一起努力。

達賴喇嘛還讚揚了貝拉庫北流亡藏人社區的民眾在創建和發展社區方面，所做出的成績。

接下來，達賴喇嘛尊者前往色拉寺麥經學院大殿，在歡迎儀式上，尊者表示該經院在面對“兇天”問題時的堅定，值得讚揚。尊者指出，作為一個藏人，要考慮自己的行為對西藏有益還是有害，要考慮自己的行為是否能對得起境內的同胞。

此次《菩提道次第》傳法會籌備小組組長丹增千澤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法會的準備工作已經就緒，他說，（錄音）此次除了祈請達賴喇嘛尊者繼續去年在印南教授的《菩提道次第十八大釋義論》剩餘內容外，法會籌備小組方面，還準備向達賴喇嘛供奉長壽儀軌，除此之外沒有安排其他活動行程。

此次來聽尊者傳法的，有來自60個不同國家的4500多外國信徒，其中登記的華人信眾有約450人，加上喜瑪拉雅區域民眾和藏人僧俗，共有30000多人。傳法會分每天上午9點至11點30分，下午1點30分至三點兩場。

來源：西藏之聲



達賴喇嘛尊者訪問日本千葉科技大學



西藏安多桑曲僧人慈誠嘉措自焚抗議中國當局